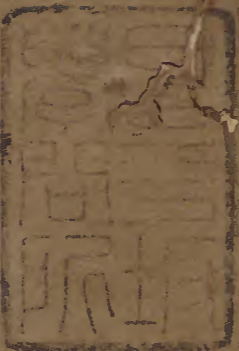


文献通考

二十四之七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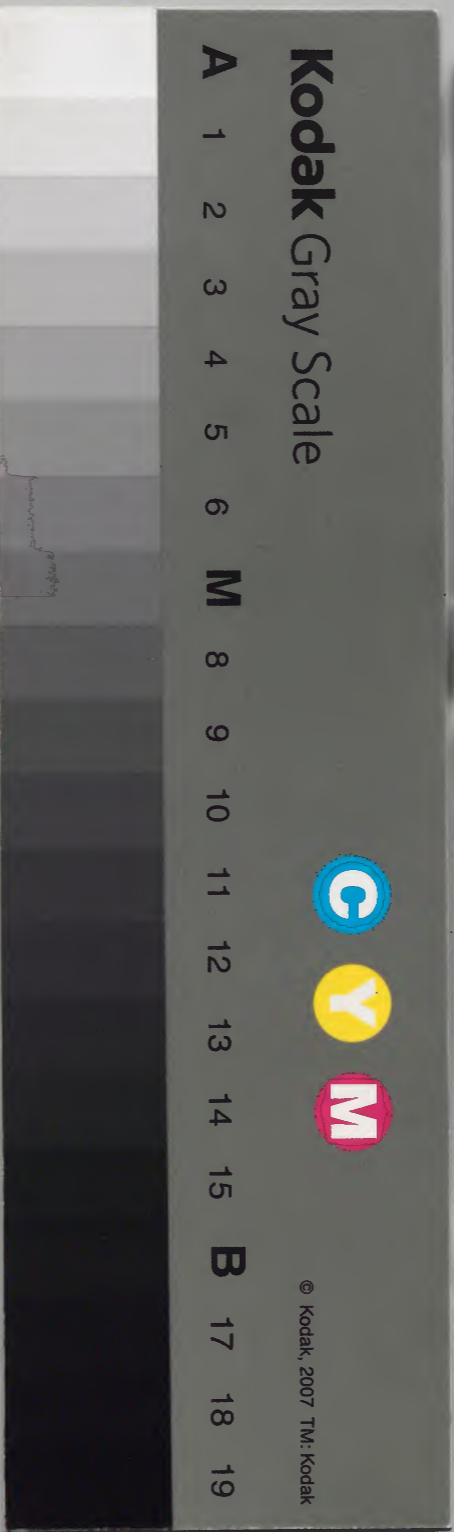
甲九



漢書門類			
一〇〇冊	五架	一〇八函	二五六八號

元	二	漢
九	九	書
冊	冊	
一〇〇冊		

內閣文庫			
番號	漢	11568	
冊數	100	( 9 )	
函號	294	1	



文獻通考卷之二十四

國用考

宋鄱陽 馮 馬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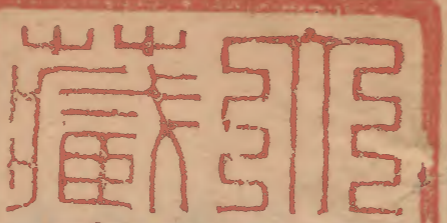
端臨 貴與 著

明漸陽 馮 天馥 應房 校刊

漢書門

一	一	一	一	一
〇	〇	〇	〇	〇
冊	架	函	號	類

宋興而吳蜀江南荆湖南粵皆號富彊相繼降附祖宗因其畜  
 守以恭儉簡易方是時天下生齒尚寡而養兵未甚蕃任官未  
 甚冗佛老之徒未甚熾外無夷狄金縉之遺百姓各安其生不  
 為巧偽放侈故上下給足府庫羨溢承平既久戶口歲增兵籍  
 益廣吏員益衆佛老夷狄耗蠹中國縣官之費數倍昔時百姓  
 亦稍縱侈而上下始困於財矣仁宗承之給費寔廣天聖初始  
 命有司取景德一歲用度較天禧所出省其不急者初自祥符  
 天書既降齋醮糜費甚衆至是始太省齋醮宴賜及減諸官觀  
 衛卒自是道家之奉有節土木之費省矣至寶元中陝西用兵  
 調度百出縣官之費益廣賈昌朝上言江淮歲運糧木百餘萬



國用

文獻通考卷之二十四

以一年之入僅能充三月之用三分二在軍旅一在冗食先所  
蓄聚不盈數載天下久無事而財不藏於國又不在民倘有水  
旱軍戎之意計將安出於是議省冗費減皇后及宗室婦郊祠  
所賜之半著為式於是皇后嬪御宗空刺史各上俸錢以助軍  
帝亦罷左藏庫月進錢千二百緡公卿近臣亦減郊祠所賜銀  
絹著為式時三司使王堯臣取陝西河北河東三路未用兵前  
及用兵後歲出入財用之數會計以聞寶元元年未用兵陝西  
錢帛糧草入一千九百七十八萬出一千一百五十一萬用兵  
後入三千三百六十三萬出三千三百六十三萬有奇蓋視河  
東北尤劇以兵屯陝西特多故也元昊請臣西兵既解而調用  
無所減即下詔切責邊臣及轉運司趣議蠲除科率稍徙屯兵  
還內地汰其老弱官屬羨溢則并省之又命較近歲天下財賦  
出入之數送三司取一年歲中數以為定式初真宗時內外兵九

萬二千宗室吏員受祿者九千七百八十五寶元以後募  
兵益廣宗室蕃衍吏員歲增至是兵百二十五萬九千宗室吏  
員受祿者萬五千四百四十三祿廩俸賜從而增廣又景德中  
祀南郊內外賞賚緡錢金帛總六百萬至是饗明堂增至一  
千二百餘萬故用度不得不屈范鎮上言古者宰相制國用今  
中書主民樞密院主兵三司主財各不相知故財已匱而樞密  
院益兵不已民已困而三司取財不已中書視民之困而不知  
使樞密減兵三司寬財者制國用之職不在中書也願使中書  
樞密院通知兵民財利大計與三司量其出入制為國用則天  
下民力庶幾少寬至英宗治平二年內外入一億一千六百一  
十三萬八千四百五十一萬二千三百四十四萬三千一百七十四  
非常出者又一千一百五十二萬一千二百七十八是歲諸路  
積一億六千二十九萬二千九十三四京師不與焉

蘇軾策別曰人君之於天下俯已以就人則易為功仰人以  
愛已則難為力是故廣取以給用不如節用以廉取之為易  
也臣請得以小民之家而推之夫民方其困窮時所望不過  
十金之資計其衣食之費妻子之奉出入於十金之中寬然  
而有餘及其一旦稍稍蓄聚衣食既足則心意之欲日以漸  
廣所入益衆而所欲益以不給不知罪其用之不節而以為  
求之未至也是以富而愈貪求愈多而財愈不供此其為惑  
亦可以知其所終也蓋亦反其始而思之夫嚮者豈能饑而  
不衣餓而不食乎今天下汲汲乎以財之不足為病何以過  
此國家創業之初四方割據中國之地至狹也然歲歲出師  
以誅討僭亂之國南取荆楚西平巴蜀而東下并潞其費用  
之衆又百倍於今可知也然天下之士未嘗思其始而惴惴  
焉忘今世之不足則亦甚惑矣夫為國有三計有萬世之計

有一時之計有不終月之計古者三年耕必有一年之畜以  
三十年之通則可以九年無饑也歲之所入足用而有餘是  
以九年之畜常閒而無用卒有水旱之變盜賊之憂則官可  
以自辦而民不知若此者天不能使之災地不能使之貧四  
夷亦不能使之困此萬世之計也而其不能者一歲之入  
纔足以為一歲之出天下之產僅足以供天下之用其平居  
雖不至於虛取其民而有急則不免於厚賦故其國可靜而  
不可動可進而不可勞此亦一時之計也至於最下而無謀  
者量出以為入用之不給則取之益多天下晏然無大患難  
而盡用衰世苟且之法不知有急則將何以加之此所謂不  
終月之計也今天下之利莫不盡取山陵林麓莫不有禁閉  
有征市有租鹽鐵有權酒有課茶有筭則凡衰世苟且之法  
莫不盡用矣譬之於人其少壯之時豐健勇力然後可以望

其無疾以至於壽考今未五六十而衰老之候具見而無遺  
若八九十者將何以待其後耶然天下之人方且窮思竭慮  
以廣求利之門且人而不急則以為費用不可復省使天下  
而無鹽鐵酒茗之稅將不為國乎臣有以知其不然也天下  
之費固有去之甚易而無損存之甚難而無益者矣臣不能  
盡知請舉其所聞而其餘可以類求焉夫無益之費名重而  
實輕以不急之實而被之以莫大之名是以疑而不敢去三  
歲而郊郊而赦赦而賞此縣官有不得已者天下吏士數日  
而待賜此誠不可以卒去至於大吏所謂股肱耳目與縣官  
同其憂樂者此豈亦不得已而有所畏耶天子有七廟今又  
飾老佛之宮而為之祠固已過矣又使大臣以使領之歲給  
以鉅萬計此何為者也天下之吏為不少矣將患未得其人  
苟得其人則凡民之利莫一備舉而其患莫不盡去今河水

為患不使濱河州郡之吏親行其災而責之以救災之術顧  
為都水監夫四方之水患豈其一人坐籌於京師而盡其利  
害天下有轉運使足矣今江淮之間又有發運祿賜之厚徒  
兵之衆其為費豈可勝計哉蓋嘗聞之里有畜馬者患牧人  
欺之而盜其芻菽也又使一人焉為之假長假長立而馬益  
癯今為政不求其本而治其末自是而推之天下無益之費  
不為不多矣臣以為凡若此者日求而去之自毫釐以往莫  
不有益惟無輕其毫釐而積之則天下庶乎少息也曾鞮議  
經費曰臣聞古者以三十年之通制國用使有九年之蓄而  
制國用者必於歲杪蓋量入而為出國之所不可儉者祭祀  
也然不過用數之仞則先王養財之意可知矣蓋用之有節  
則天下雖貧其富易致也漢唐之始天下之用嘗屈矣文帝  
太宗能用財有節故公私有餘所謂天下雖貧其富易致也

用之無節則天下雖富其貧亦易致也漢唐之盛時天下之用常裕矣武帝明皇不能節其制度故公私耗竭所謂天下雖富其貧亦易致也宋興承五代之敝六聖相繼與民休息故生齒既庶而財用有餘且以景德皇祐治平較之景德戶七百三十萬墾田一百七十萬頃皇祐戶一千九十萬墾田二百二十五萬頃治平戶一千二百九十萬墾田四百三十萬頃天下歲入皇祐治平皆一億萬以下歲費亦一億萬以上景德官一萬餘員皇祐二萬餘員治平并幕職州縣官三千三百餘員總三萬四千員景德郊費六百萬皇祐一千二百萬治平一千三十萬以二者較之官之衆一倍於景德郊之費亦一倍於景德官之數不同如此則皇祐治平用財之數端多於景德也誠詔有司按尋載籍而講求其故使官之數入官之多門可攷而知郊之費用財之多端可攷而知然後

合議其可罷者罷之可損者損之使天下之人如皇祐治平之盛而天下用官之數郊費之費皆同於景德二者所省蓋半矣則又以類而推之天下之費有約於舊而浮於今者有約於今而浮於舊者其浮者必求其所以浮之自而杜之其約者必本其所以約之由而從之如是而力行以歲入一億萬以上計之所省者十之三則歲有餘財三萬萬以三十年之通計之當有餘財九億萬可以爲十五年之蓄古國家之富未有及此也古者言九年之蓄者計每歲之入存十之三耳蓋約而言之也今臣之所陳亦約而言今其數不能盡同然要其大致必不遠也前世於凋弊之時猶能易貧而爲富今吾以全盛之世用財有節其所省者一則吾之一也其所省者二則吾之二也前世之所難吾之所易可不論而知也伏惟陛下冲靜質約天性自然乘輿器服尚方所造未嘗

用一奇巧嬪嬙左右掖庭之間位號多闕躬履節儉爲天下先所以憂憫元元更張庶事之意誠意惻怛格于上下其於明法度以養天下之財又非陛下之所難也

按東坡南豐二公之論足以盡昭陵以來國計之本末然大槩其所以疲弊者曰養兵也宗俸也冗官也郊賚也而四者之中則冗官郊賚尤爲無名故二論特詳焉所謂去之甚易而無損存之甚難而無益所謂其浮者必求其所以浮之自而杜之其約也必求其所以約之由而從之誠名言也

神宗以國用不足留意理財熙寧元年謂文彥博等曰當今理財最爲急務養兵備邊府庫不可以不豐大臣宜共留意節用乃命翰林學士司馬光御史中丞滕甫同看詳裁減國用制度帝曰宮中如私身有俸及八十者嫁一公主至費七十萬緡

如沈貴妃月俸八十萬皆浮於祖宗之時帝以勤儉率天下詔龍圖天章閣及禁中諸殿欄俱不用瓊覆勵精爲治大修憲度內自百司府寺外薄四海事爲之制物爲之法雖藏冰治竈畜羊之小事亦思有以節省

帝患增置官司費財王安石反謂增制官司所以省費中書言諸倉主典役人增祿不厚不可責其廉謹請增至一萬八千九百緡復盡增選人之祿三司上新增吏祿數京師歲增四十一萬三千四百餘緡監司諸州六十八萬九千八百餘緡時主新法者皆謂吏祿旣厚則人知自重不敢冒法可以省刑然良吏實寡昧取如故往往陷重辟議者不以爲善

帝謂輔臣曰比閱內藏庫籍文具而已財貨出入初無關防前此嘗以龍腦真珠鬻於權貨務數年不輸直亦不鈎考蓋領之者中官數十人惟知謹扃鑰塗窗牖以爲固密安能鈎考其出

入多少與所蓄之數乃令戶部大府寺於內藏諸庫皆得檢察置庫百餘年至是始編閱焉

初藝祖嘗欲積練帛二百萬易胡人首又別儲於景福殿元豐元年帝乃更景福殿庫名自製詩以揭之曰五季失圖徽猶孔熾藝祖肇邦思有懲艾爰設內府基以募士曾孫保之敢忘厥志凡三十二庫後積羨羸又揭以詩曰每處夕惕心妄意遵遺業顧予不武姿向日成戎捷

哲宗元祐元年議者謂熙寧以前上供無額外之求州縣無非法之歛自後獻利之臣不原此意惟務刻削以爲已功事有所減如禁軍闕額與差出衣糧清沐水脚外江網船之類例皆賣轉運司封樁上供卽用度有增又令自辦上供名額歲益加多有司財用口惟不足必至多方以取於民非法之征其原如此因請罷熙寧以來舊上供額外所創封樁錢物及內外封樁禁

軍闕額奉給等樞密院議悉罷封樁慮諸路觀望於蒐舖兵備或闕緩急之事乃詔三路嶺南被邊勿封樁仗帥臣以占募餘路封樁仍舊

詔曰邦賦之人蓋有常制若不裁減浮費量入爲出深慮有誤國計宜令戶部尚書侍郎同相度裁減條析以聞

右司諫蘇轍奏臣切聞熙寧以來天下財賦文帳皆以時上於三司至熙寧五年朝廷患其繁冗使命曾布刪定法式布因上言三部胥吏所行職事非一不得專意點磨文帳近歲因循不復省閱乞於三司選吏二百人顯置一司委以驅磨是時朝廷因布之言於三司取天下所上帳籍視之至有到省三二十年不發其封者蓋州郡所發文帳隨帳皆有賄賂各有常數常數已足者俱不發封一有不足卽百端問難要足而後已朝廷以其言爲信帳司之興蓋始於此張設吏費



國用  
用錢物至元豐三年首尾七八年間帳司所管吏僅六百人  
用錢三十九萬貫而所磨出失陷錢止一萬餘貫朝廷知其  
無益遂罷帳司而使州郡應申省帳皆申轉運司內錢帛糧  
草酒麴商稅房園夏秋稅管額納畢鹽帳水脚鑄錢物料稻  
糯帳本司別造計帳申省其驛料作院欠負修造竹木雜物  
舟船柴炭修河物件施利橋船物料車驢草料等帳勘勾訖  
架閣蓋謂錢帛等帳三司總領國計須知其多少虛實故帳  
雖歸轉運司而又令別造計帳申省至於驛料等帳非三司  
國計虛羸所係故止令磨勘架閣又諸路轉運司與本部州  
軍地里不遠取索文字近而易得兼本道文帳數目不多易  
以詳悉自是內外簡便頗稱允當今戶部所請收天下諸帳  
臣未委爲收錢帛等帳耶爲并收驛料等帳耶若盡收諸帳  
爲依熙寧以前不置帳司不添吏人耶爲依熙寧以前復置

帳司復添吏人耶若依熙寧以前則三二十年不發封之弊  
行當復見若依熙寧以來則用吏六百人磨出失陷錢一萬  
餘貫而費錢三十九萬貫之弊亦將復見臣乞朝廷下戶部  
令子細分析聞奏然竊詳司馬光元奏自改官制以來舊日  
三司所掌事務散在六曹及諸寺監戶部不得總天下財賦  
帳籍不蓋申戶部戶部不能盡天下財穀之數欲乞令戶部  
尚書兼領左右曹其舊三司所管錢穀財用事有散在五曹  
及諸寺監者並乞收歸戶部推其本意蓋欲使天下財用出  
納卷舒之柄一歸戶部而戶部周知其數而已今戶部既已  
專領財用而元豐帳發轉運司常以計帳申省不爲不知其  
數也雖更盡收諸帳亦徒益紛紛無補於事矣臣謂帳法一  
切如舊甚便乞下三省公議然後下戶部施行

蘇轍元祐會計錄收支敘曰古者三年耕必有一年之畜以

三十年之通制國用則九年之畜可歧而待也今者一歲之入金以兩計者四千三百而其出之不盡者二千七百銀以兩計者五萬七千而其出之多者六萬錢以千計者四千八百四十八萬除未鹽錢後得此數而其出之多者一百八十二萬并言未破應在及汎支給賜得此數細絹以匹計者一百五十一萬而其出之多者十七萬穀以石計者二千四百四十五萬而其出之不盡者七十四萬草以束計者七百九十九萬而其出之多者八百一十一萬然則一歲之入不足以供一歲之出矣故凡國之經費折長補短常患不足小有非常之用有司輒求之朝廷待內藏末鹽而後足臣身典大計以為媮歲月可也數歲之後將有不勝其憂者矣是以較嘗惟原其故方今禁中奉養有度金玉錦繡不逾其舊宮室不修犬馬不玩有司循守法制謹視出入之節未嘗有失也而其弊安在天下又安物

而用廣亦理之宜也顧所以處之如何耳臣前歷舉其數宗室之衆皇祐節度使三人今為九人矣兩使留後一人今為八人矣觀察使一人今為十五人矣防禦使四人今為四十二人矣百官之富景德大夫三十九人景德為諸今為二百三十人矣朝奉郎以上一百六十五人景德為員外郎今為六百九十五人矣承議郎一百二十七人景德為博士今為三百六十九人矣奉議郎一百四十八人景德為博士今為四百三十一人矣諸司使二十七人今為二百六十八人矣副使六十三人今為一千一百一十一人矣供奉官一百九十三人今為一千三百二十二景德為人矣侍禁三百一十六人今為二千一百一十七人矣三省之吏六十八人今為一百七十二人矣其餘可以類推臣不敢以遍舉也昔者郎止前行卿有定員今之大夫朝議皆無限法尚書侍郎歷改三曹而今之正議銀青合而

爲一官秩并增不知其義夫國之財賦非天不生非地不養非民不長取之有法收之有時止於是矣而宗室官吏之衆可以禮法節也祖宗之世士之始有常秩者俟闕則補否則循資而已不妄授也仁宗末年任子之法自宰相以下無不減損英宗之初三載考績增以四歲神宗之始宗室袒免之外不復推恩袒免之內以試出仕此四事者使今世欲爲之將以爲逆人心違舊法不可言也而況於行之乎雖然祖宗行之不疑當世亦莫之非何者事勢旣極不變則敗衆人之所共知也今朝廷履至極之勢獨持之而不敢議臣寔疑之誠自今日而議之因其勢循其理微爲之節文使見任者無損而來者有限今雖未見其利要之十年之後事有間矣賈誼言諸侯之變以謂失今不治必爲痼疾今臣亦云苟能裁之天下之幸也

左司郎中張汝賢復請下諸路轉運司會計自熙寧以前一歲出入之數及常供汎用之差并熙寧復叅攷焉且條畫某事之費因某法而用今某法旣改則某費可罷要亦省不急之用量入爲出則無不足之憂從之

元豐初作元豐庫歲發坊場百萬緡輸之大觀時又有大觀東西庫徽宗崇寧後蔡京爲相增修財利之政務以侈靡惑人主動以周官惟王不會爲說每及前朝愛惜財賦減省者必以爲陋至於土木營造率欲度前規而後後觀元豐官制旣行賦祿視嘉祐治平旣優京更增供給食料等錢於是宰執皆增京又專用豐亨豫大之說諛悅帝意始廣茶利歲以一百萬緡進御以京城所主之於是費用寢廣其後又有應奉司御前生活所營繕所蘇杭造作局御前人舩所其名紛如大率皆以奇侈爲功歲運花石綱一石之費至用三十萬緡牟取無藝民不勝弊

時用度日繁左藏庫異時月費緡錢二十六萬至是衍爲一百二十萬緡又三省密院吏負猥雜有官至中大夫一身而兼十餘俸者故當時議者有俸入超越從班品秩幾於執政之言吏祿濫冒理極以史院言之供檢三省幾千人蔡京又動以筆貼於權貨務支賞給有一紙至萬緡者京所侵私以千萬計朝論益喧

戶部言本部歲用六百餘萬緡悉倚上供官吏違負者請以分數爲科罪之等不及九分者罪以徒多者更加之歲首則列次年之數聞於漕司考實申部從之是年以無額錢物督限未嚴乃更一季爲一月

靖康元年言者論天下財用歲入有常須會其數宜量入爲出比年以來有御前錢物朝廷錢物戶部錢物其措置哀歛取索支用各不相知天下常賦多爲禁中私財上溢下漏而民益重困欲以命戶部取索措置其事且曲折得以周知大數而不失盈虛緩急之宜上至宮禁須索下逮吏卒廩餼一切付之有司格以法度示天下以至公詔從其請

高宗建炎元年詔諸路無額上供錢依舊法更不立額自來年始  
紹興五年川陝宣撫司奏四川上供錢帛乞依舊留充贍軍俟邊事寧息如舊上曰祖宗積儲內帑本以備邊陲緩急之用今方多故軍旅未息宜從所請

龍圖閣學士四川都轉運使李迨言唐劉晏理財謂亞管蕭是時天下歲入緡錢千二百萬而莞權居其半今四川一隅之地權鹽權酒并諸色窳吝錢已三倍晏數彼以千二百萬貫贍六師恢復中原而有餘今以三千六百萬貫贍一軍屯駐川陝而不足計司雖知冗濫力不能裁節雖知寬剩亦未

敢除減但日夜憂懼歲計不足而已

十年始命上供羅復輸內藏庫其後綾紗絹亦如之

三十年戶部奏科撥諸路上供米斛內外諸軍歲費米三百萬斛而四川不預焉

吳巖李氏曰唐分天下之賦為三曰上供送使留州及裴

垆相憲宗更令諸道觀察調度先取於所治州不足乃取

於屬州送使之餘與上供者悉輸度支當時兵費皆仰度

支未嘗別為之名凡度支錢悉繫省也今所謂繫省特唐

留州及送使錢耳送使錢既無幾其上供錢則往往移以

贍軍移上供以贍軍此天子之甚盛德也

孝宗乾道二年詔孫大雅奏漢制上計之法朕以為可行於今

令侍從臺諫參攷古制進呈先是知秀州孫大雅置本州拘催

國詣京師奏事至中興則歲終遣吏上計於正月曰天子幸德

甘泉上計之制而臣始為之蓋法漢之大司農郡國四時上月

日見錢穀簿其簿未畢各具列之意以為書也於是監察御史

張敦實劉貢言一縣必有一縣之計一部必有一郡之計天下

必有天下之計天下之計總郡縣而歲致焉三代遠矣方則可

得而知者自屬九州歲賦中邦因南巡符而主大儀登茅山而

會諸侯號其出曰會稽後立會稽郡漢書注云以其會諸侯之

計於此也逮至周官所載最為詳悉天官冢宰之屬理財石其

半學財用而言歲終則會者凡十又大夫之職歲終則以貨賄

之入出會之小宰之職歲終則令羣吏致事鄭氏注云若今之

上計也漢承秦後蕭何收其圖籍知張倉善等於是令以列侯

居相府領郡國上計者此則漢初之制專命一人以掌天下所

上之計也武帝建元五年詔吏民有明當世之務習先聖之

術者縣次續食令與計偕注云計者上計簿使也郡國每歲遣

詣京師上計之元封五年二月朝諸侯王列侯受郡國計太初元

年十一月又受計於甘泉天漢三年又受計於泰山之明堂太

始四年三月又受計於泰山之明堂是則終武帝之世五十餘

年之間一受計於甘泉元正計於泰山之明堂是則終武帝之世

之不問也至宣帝黃龍元年正月下詔曰方今天下少事而民

多貧盜賊不止其咎安在上計簿支其而巳務為欺諛以避其

課令御史察計簿非實者按之使真偽無相就其則任官帝

之計郡國所上計簿已不能無弊矣光武中興歲終遣吏上計

家為定制正月旦天子幸德陽殿臨軒受賀而屬郡計吏皆在

列置大司農掌之其吏亦各具別之今孫大雅所陳者於是也

然西漢言郡國上計東漢言屬郡計更則遠方者在東漢未必

借至矣漢之大司農則今之戶部也切見戶部掌天下之財計

文獻通考卷二十四

十二萬曆四年重刊

國用  
文大通考卷三十四  
三  
崇禎三年重刊

歲終獨以常平收支戶口租稅造冊進呈而於州郡諸色案目尚思焉是於二代歲終則會與兩漢上計之法為未備也然而其為子任東漢止於屬部之內况今日川廣之遠能使其一歲之計畢至乎臣等愚見莫若歲終令戶部盡取天下州郡之遠能使其一歲之計已足未足虧少虧多之數並皆造冊正月進呈兼採漢初之制丞相選差一人考覈戶部所上計而明州郡之股彙則三代兩漢之制皆兼該而無不舉之處矣詔戶部指置其後戶部言諸州軍歲起上供諸色案名錢帛名有條限年額數月本部言諸年預明行下逐路監司及州軍依限催綱其歲中具常平收支并稅相課利旁通係取前二年數戶部本年造冊進呈內下州郡分次年計進今未張教實等奏陳歲終令戶部盡取天下路州軍地遠近不同切慮次年正月未盡實申到若候取會齊足撥造亦恐後時今欲立式通下諸路州軍各以本州每歲應開具造冊須俟年正月了畢請開投進降限約發發將施欠州軍取肯點責施行上日如此措置甚善從之

是年率執進呈戶部收支細數見管只四十二萬而未催之錢乃二百八十餘萬是知乾道仁民之政不盡歛以歸國而財賦之藏於州縣如此

淳熙十年詔左藏南庫撥隸戶部嘗試攷皆驗今至道中歲入

千二百餘萬天禧末歲入三千六百餘萬嘉祐歲入三千六百八十餘萬熙寧歲入五千六十餘萬寧宗時歲入六千餘萬然則土地之廣狹財賦之多少可以考矣司版曹之計者尚恐求詳生財之方乎

葉適應詔條奏財總論曰財用今日之大事也必盡究其本末而後可以措於政事欲盡究今日之本未必先考古者財用之本末蓋攷古雖若無益而不能知古則不知今故也夫財之多少有無非古人為國之所患而今世乃以為其患最大而不可整救此其說安從出哉蓋自舜禹始有貢賦之法以會計天下之諸侯比於堯嚳以前為密矣今禹貢之所載是也然總括米粟不及於五百里之外九州之貢入較於今世乃充庭之儀品蓋千百之一二耳周公之為州治其財用視舜禹則已詳然王畿千里之外法或不及千里之內猶不

盡取蓋三代之所取者正天下之疆理而借民力以治公田  
爲其無以阜通流轉則作弊鑄金以權之當是之時不聞其  
以財少爲患而以財多爲功也雖然此其事遠矣鹽筴末利  
起自春秋魯之中世田始有稅然諸侯各以其國自足而無  
煎熬逼迫之憂蓋漢文景之盛而天下之財不以入關中人  
主不租稅天下而諸侯若吳人者亦不租稅其田光武明章  
未聞其以財少自困而中年常更盜賊夷狄之難內外征討  
亦不大用惟秦始皇豪暴有頭會箕歛之譏漢武帝奢侈有  
均徭征筭之政而西園聚錢大鬻天下之官爵以致之蓋兩  
漢雖不足以言三代而其以財爲病非若今世也雖然此其  
事遠矣分爲三國裂爲南北無歲不戰無時少安且其運祚  
迫感禍變頻興至於調度供億猶自有序而亦豈若今日之  
貧窘漏底哉此皆具載冊書可卽而見者雖然此其事遠矣

隋最富而亡唐最貧而興唐之取民以租以庸以調過此無  
取也而唐之武功最多關地最廣用兵最久師行最勝此其  
事則差近而可知矣致唐之治有唐之勝其不待多財而能  
之也決矣然則其所以不若唐者非以財少爲患也故財之  
多少有無非古人爲國之所患者謀慮取捨定計數必  
治功之間耳非如今日以一財之不足而百慮盡廢奉頭竭  
足以較錙銖譬若惰夫淺人劫劫焉徒知事其口腹而已者  
也以財少爲患之最大而不可整救其說稍出於唐之中世  
盛於本朝之承平而其極盛乃至於今日其爲國之名物采  
章精神威望一切銷耗內之所以取悅其民外之所以示威  
於敵者一切無有習爲寬緩迂遠之常說以文其無用而盡  
力於苟且督迫鞭撻疲民舞小吏而謂之有能陛下回顧而  
加聖思必有大不可安者故臣以爲不究古者財之本末循

而至於本朝以去其錯繆而不合於常經者則無以知財之  
多少有無不足爲國家之患此而不知則天下之大計皆不  
可得而預論而况望其有所施行以必成效哉

又曰唐末藩鎮自擅財賦散失更五代而不能收加以非常  
之變屢作排門空肆以受科歛之害而財之匱甚矣故太祖  
之制諸鎮以執其財用之權爲最急旣而僭僞次第平一諸  
節度伸縮性命遂強主威以去其尾大不掉之患者財在上  
也至於太宗真宗之初用度自給而猶不聞以財爲患及祥  
符天禧以後內之蓄藏稍以空盡而仁宗景祐明道天災流  
行繼而西事暴興五六年不能定夫當仁宗四十二年號爲  
本朝至平極盛之世而財用之乏天下之論擾擾皆以財  
爲慮矣當是時也善人君子以爲昔之已取者固不可去而  
今之所少者不可復取皆甘心於不能所謂精悍駟會之吏

亦深自藏不敢奮頭角以稟斂爲事雖然極天下之大而無  
終歲之儲愁勞苦議平鹽茗權貨之間而未得也是以熙寧  
新政重司農之任更常平之法排兼并專斂散興利之臣四  
出候望而市肆之會關津之要微至於小商賤隸什百之獲  
皆有以征之蓋財無乏於嘉祐治平而言利無甚於熙寧元  
豐其借先王以爲說而率上下以利曠然大變其俗矣崇觀  
以來蔡京專國柄託以爲其策出於王安石曾布呂惠卿之  
所未工故變鈔法定商賈窮地之寶以佐上用自謂其蓄藏  
至五千萬富足以備禮和足以廣樂百侈並闢竭力相奉不  
幸黨與異同屢復屢變而王黼又欲出於蔡京策畫之所未  
及者加以平方臘則加斂於東南取燕山則重困於北方而  
西師凡二十年關陝尤病然後靖康之難作矣方大元帥建  
府於河北而張慤任饋餉之責者監鈔數十萬緡而已及來



維揚而黃潛善呂頤浩葉夢得之流汲汲乎皆以權貨自營而收舊經制錢之議起矣况乎大將殖私軍食自制無復承統轉運所至剗刷攫拏朝廷科降大書文移守令丞佐持巨校將五百追捉鄉戶號痛無告賦貧之人又因之以爲已利而經總制之窠名旣立漆酒折帛月椿和糴皆同常賦於是言財之急自古以來莫今爲甚而財之乏少不繼亦莫今爲甚也自是以後辛巳之役甲申之役邊一有警賦斂輒增旣增之後不可復減嘗試以祖宗之盛時所入之財比於漢唐之盛時一再倍熙寧元豐以後隨處之封椿役錢之寬刺青苗之結息比治平以前數倍而蔡京變鈔以後比熙寧又再倍矣王黼之免夫至六千餘萬緡其大半不可鈎攷然要之渡江以至於今其所入財賦視宣和又再倍矣是自有天而財用之多未有今日之比也然其所以益困益乏皇身

聚不可一朝居者其故安在夫計治道之興廢而不計財用之多少此善於爲國者也古者財愈少而愈治今者財愈多而愈不治古者財愈少而有餘今者財愈多而不足然善爲國者將從其少而治且有餘乎多而不治且不足乎而况於多者勞而少者逸豈惡逸喜勞而至是哉故臣請陳今日財之四患一曰經總制錢之患二曰折帛之患三曰和買之患四曰茶鹽之患四患去則財少財少則有餘有餘則逸有餘而逸以之求治朝令而夕改矣

右水心外藁所上財總論二篇足以見歷代理財之大槩及中興以後財愈多而事愈不立之深病故備載之于國用考之終至其所言經總制和買折帛錢則各具本門

左藏庫者國家經費所貯繫帑支三衙百官請給及宗廟宮禁

非泛之費并將校衛卒閑門醫職近侍請給皆出焉

左藏南庫本御前樁管激賞庫紹興休兵後秦檜取戶部窠名之可必者盡入此庫戶部告乏則與之由是金幣山積士大夫指為瓊林大盈之比高宗嘗出數百萬緡以佐調度淳熙末始併歸戶部

左藏封樁庫孝宗所創其法非奉親非軍需不支至淳熙末年往往以犒軍或造軍器為名撥入內庫或睿思殿或御前庫或修內司有司不敢執內藏庫卽祖宗時舊置元豐三十二庫崇寧後為大觀東西庫秦檜用事時每三宮生辰及春秋內教冬年寒食節與諸局所進書皆獻令幣由是內帑山積紹興末詔除太后生辰及內教外餘並減半孝宗初又併進書禮物罷之紹熙初始數取封樁錢入內藏御前甲庫者紹興中置凡乘輿所需圖書什物有司不能供者悉於甲庫取之故百工技藝之

巧者皆出其間日費母慮數百千禁中既有內酒庫而甲庫所釀光勝以其餘酤賣頗侵戶部課額以此軍儲常不足臣僚以為言乃罷之

三省樞密院激賞庫者渡江後所創自建炎隆興賞膳始減至緒楊及臨安又減紹興四年秋趙元鎮為川陝荆襄都督既而不行遂以督府金錢入此庫十年秦會之當國以兀朮盟用兵須犒賜之物乃計畝率錢徧天下五等貧民無免者然兵未嘗舉而所斂錢盡歸激賞庫其後歲支至三十八萬緡堂厨萬五千東厨萬二千玉牒所日曆勅令所國史院尚書省稿詔中書門下密院支費各有差議者指為冗費後減二十萬緡孝宗時再減十萬緡

合同憑由司者官禁所取索也歲取金銀錢帛率以百萬計版曹照數除破不能裁節

修內司掌官禁管繕歲輸緡錢二十萬以給其費後減其半

權貨務都茶場者舊東京有之建炎二年始置於揚州明

於江陵紹興三年置於鎮江及吉州五年省吉州務而行在務

移於臨安歲收茶鹽香息錢

豐儲倉者紹興二十六年尚書仲通在版曹請別儲粟

百萬斛於行都以備水旱號豐儲鎮江建康關外四川皆

有之

東南三總領所掌利權皆有定數然軍旅飢饉則告乞于朝惟

四川在遠錢幣又不通故無事之際計臣得以擅取予之權而

一遇軍興朝廷亦不問

諸州軍資庫者歲用省計也舊制每道有計度轉運使歲終則

會諸郡邑之出入盈者取之虧者補之故郡邑無不足之患自

軍興計司常患不給凡郡邑皆以定額窠名予之加賦增員悉

所不問由是州縣始困近歲離軍添差大為州郡之患紹興十

月巳未初用張循王奏離軍將佐並與添差州郡患無以給二

十七年六月丙辰兵部奏大郡毋過百人次郡半之小郡三十

人為額而宗室戚里歸明歸正甚至於樂藝賤工胥史雜流亦

皆添差慶元一郡而添差四十員盡本府七場務所入不足以

給四員總管之俸其間有十五年不徙任者計其俸入錢二十

餘萬緡米十餘萬斛揚州會府也歲輸朝廷錢不滿七八萬而

本州支費乃至百二十萬緡民力安得不困紹熙初議者請裁

定朝廷經費然後使版曹盡會一歲之入正其舊籍削去虛額

擇諸路監司之愛民而知財計者俾之稽考調度蠲其煩重以

寬民力朝廷未克行今之為郡者但能樽節用度譏察滲漏使

歲計無乏已號過人無復及民之政矣

公使庫者諸道監帥司及州軍邊縣與戎帥皆有之蓋祖宗特

以前代牧伯皆歛於民以佐厨傳是以制公使錢以給其費懼

及民也然正賜錢不多而著令許收遺利以此州郡得以自恣若帥憲等司則又有撫養備邊等庫開抵當賣熟藥無所不為其實以助公使耳公使苟直在東南為尤甚揚州一郡每歲饋遺見於帳籍者至十二萬緡江浙諸郡酒每以歲遺中都官歲五六至至必數千瓶淳熙中王仲行尚書為平江守與祠官范致能胡長文厚一飲之費率至千餘緡時蜀人有守潭者又有以總計攝濶者視事不半歲過例饋送皆至四五萬緡供宅酒至二百餘斛孝宗怒而絀之元年九月戊子三月乙未然其風蓋未殄也東南帥臣監司到罷號為上下馬鄰路皆有饋計其所得動輒萬緡近歲蜀中亦然其會聚之間析俎率以三百五十千為準有一身而適兼數職者則併受數人之饋獻酌之際一日而得二千餘緡其無藝如此頃歲陳給事峴為蜀帥馮少憲卿為成都漕就以所遺元物報之陳怒奏其容覆賊吏朝廷移之逮陳敗

乃得直時茵國器侍郎趙子直丞相相繼為江西漕凡四方之聘幣皆不入于家斥其資置養濟院於南昌以養貧者朱少卿時敏為潼川守受四方之饋每以其物報之趙德老鎮成都受而別儲之臨行以散宗室之貧者此皆廉節之可紀者也惟總領所公使錢以料次取于大軍庫故缺不及民然正賜不多而歲用率十數萬每歲終上其數于戶部輒以勞軍除戎器為名版曹知而不詰也所謂公使醋錢者諸郡皆立額白取於屬縣歛於民吏以輸之小邑一歲亦不下千緡人尤以為怨謂宜罷互送而損遺利使上下一體而害不及民則合祖宗制公使之意矣

右左藏庫以下皆建炎以來野雜記所載宋朝渡江後帑藏之大槩而其制多承東京之舊至軍資庫公使庫則皆財賦之在州郡者也夫以經總制月椿錢觀之

則其徵取於州郡者何其苛細以軍資公使庫觀之則其儲蓄之在州郡者又何其寬假也夫其徵取之苛細則民宜痛受椎剝之苦儲蓄之寬假則吏宜大肆侵盜之惡而俱不然何也蓋國家之賦歛雖重而所以施於百姓者常有慘怛忠利之意故民無怨讟州郡之事力雖裕而所以勵士大夫者一皆禮義廉耻之維故吏少貪汙又宋承唐之法分天下財賦爲三曰上供曰送使曰留州然立法雖同而所以立法之意則異唐之法起於中葉之後蓋版籍隳廢體統陵夷藩方擅財賦以自私而朝廷不知人主又多好殖私財節鎮刺史往往取經常之賦以供內府之進奉上之人因而利之遂不復能究其歲入之數而苟爲是姑息之舉則其意出於私也宋之法立於承平之時蓋拊民以仁馭吏以禮而人

主未嘗有耽慾瀆貨之事雖內藏之蓄積常捐以助版曹則州郡之財賦固宜其不必盡歸之京師又使爲監司郡守者厨傳支吾官給其費則不取之於民而因以行寬裕之政則其意出於公也然此法沿襲旣久得失相半其得者則如前所云而其夫者蓋自中興以來朝廷之經費日夥則不免於上供之外別立名色以取之州郡如經總制月椿錢之類是也州郡之事力有限則不免於常賦之外別立名色以取之百姓如斛面米頭子錢之類是也蓋其所以倚辦責成於州郡者以其元有椿留之賦然有限之椿留不足以給無藝之徵取更其法立於倥偬之時州郡利源之厚薄事力之優劇不能審訂斟酌而一槩取之故郡計優裕幸而長吏又得廉幹之人則撙節奉上之外其餘力又可代輸下戶之

逋懸對補無名之窠額若郡計凋弊不幸而長吏又值  
貪庸之輩則經常之賦入不登於版曹而並緣之漁獵  
已遍於閭閻矣愚嘗備論其事於經總制錢之末雖然  
仁厚之澤所以著在人心者何也蓋雖愧於取民有制  
之事而每有視民如傷之心故奉行之者不敢亟疾所  
謂不從其令而從其意者是也雖不免季世征斂之法  
而能行之以士君子忠厚之心故蒙被者不見其苛媿  
所謂不任法而任人者是也

文獻通考卷之二十四

文獻通考卷之二十五

宋鄱陽 馬 端臨 貴與 著  
明蘄陽 馮 天馭 應房 校刊

國用考 漕運

秦欲攻匈奴運糧使天下飛芻輓粟運載芻藁令疾至故曰飛

起於黃腫音雜琅邪負海之郡轉輸北河信公平也音晚

率三十鍾而致一石六斛四斗為鍾詩其道路所費

漢興高帝時漕運山東之粟以給中都官歲不過數十萬石

婁敬說帝都關中張良曰關中阻三面而守獨以一面東制  
諸侯諸侯安定河渭漕輓天下西給京師諸侯有變順流而

下足以委輸敬說是也

孝文時賈誼上說曰天子都長安而以淮南東道為奉地鏗

道數千不輕致輸郡或乃越諸侯而途調均發徵至無狀也  
古者天子地方千里中之而為都輸將繇使其遠者不在五  
百里而至公侯地百里中之而為都輸將繇使遠者不在五  
十里而至輸者不苦其繇繇者不傷其費故遠方人安及秦  
不能分人寸地欲自有之輸將起海上而來一錢之賦數十  
錢之費不輕而致也上之所得甚少而人之所苦甚多也  
孝武建元中通西南夷作者數萬人千里負擔饋糧至十餘鍾  
致一石其後東滅朝鮮置滄海郡人徒之衆擬西南夷又衛青  
擊匈奴取河南地於朔復與十萬餘人築衛朔方轉漕甚遠曰  
山東咸被其勞

元光中大臣司農鄭當時言於帝曰異時關東運粟漕水從渭  
中上度六月而罷而渭水道九百餘里時有難處引渭穿渠  
起長安旁南山下至河三百餘里徑易漕度可三月罷而渠

下民田萬餘頃又可得以溉此損漕省卒而卒肥關中之地  
得穀上以為然發卒穿渠以漕運之便利也其後番繫言漕

從山東西歲百餘萬石更底柱之險敗亡甚多而亦頗費穿  
渠引汾溉皮氏汾陰下引河溉汾陰蒲阪下

今河東郡寶鼎河東二縣度可得五千頃故盡河壩棄地度可得穀二百  
萬石以上穀從渭上與關中無異而底柱之東可無復漕上

又以為然發卒作渠出數歲河移徙渠不到田者不能償種  
父之河東渠田廢于越人今少府以為積入

人少府其人未多故謂之積其後又有人上書欲通褒斜道

褒斜道水名及漕事下御史大夫張湯湯  
言抵蜀從故道多坂迴遠今穿褒斜道少阪近四百里而褒  
水通沔斜水通渭皆可以行船漕漕從南陽上沔入褒褒之

絕水至斜間百餘里以車轉從斜入渭如此漢中穀可致而

山東從沔無限便於底柱之漕且褒斜材木竹箭之饒擬於巴蜀上以為然拜湯子郊為漢中守發數萬人作褒斜道五百餘里道果便近而水多湍石不可漕

武帝作栢梁臺宮室之修由此日麗徒奴婢衆而下河漕渡四百萬石及官日糴乃足

元豐元年桑弘羊請令民入粟補吏贖罪他郡各輸急處而諸農各致粟山東漕益歲六百萬石一歲之中太倉甘泉倉滿邊餘穀

按漢初致山東之粟不過歲數十萬石耳至武而歲至六百萬石則幾十倍其數矣雖征斂苛煩取之無藝亦由河渠疏利致之有道也

昭帝元鳳二年詔曰前年減漕三百萬石三年詔曰民被水災頗賈於食其止四年勿漕

孝宣即位歲數豐穰耿壽昌五鳳中奏言故事歲漕關東穀四百萬斛以給京師用卒六萬人宜糴三輔弘農河東上黨太原等郡穀多足供京師可以省關東漕卒過半天子從其計御史大夫蕭望之奏言壽昌欲近糴漕關內之穀築倉理船費直二萬萬餘億萬有動衆之功恐生旱氣人被其災壽昌習於商功分銖之事其深計遠慮誠未足任宜且如故帝不聽漕事果便光武北征命寇恂守河內收四百萬斛以給軍以輦車驪駕轉輸不絕 虞翊為武都太守開漕船道而水運通利

明帝永平十三年汴渠成河汴分流復其舊跡初平帝時河汴決壞久而不修建武時光武欲修之而未果其後汴渠東侵日月彌廣兗豫百姓怨嘆會有薦樂浪王景能治水者乃詔發卒數十萬遣景與將作謁者王吳修汴渠隄自滎陽東至于乘海口千餘里十里立一水門令更相洄注無潰漏之患費以百億



計

致堂胡氏曰世言隋煬帝開汴渠以幸揚州文士考禹貢言堯都冀州居河下流而八都貢賦重於用民力故每州必記入河之水獨淮與河無相通之道求之故迹而不得乃疑汴水自禹以來有之不起於隋世既久遠或名鴻溝或名官渡或名汴渠大槩皆自河入淮故淮河引江湖之舟以達于冀也今據後漢書則平帝時已有汴渠曰河汴決壞則謂輸受之所也至是發卒四十萬修渠隄則平地起兩岸而汴水行其中也十里立一水門更相涸注則以節制上流恐河溢為患也是正與今之汴渠制度無異特未有導洛之事耳史曰渠隄自滎陽而東則上疑其為鴻溝下疑其為官渡者恐未得其要官渡直黃河也故袁曹相距沮授曰然彼黃河吾其濟乎汴渠自西而東鴻溝乃

橫亘南北故曰未得其要也獨所謂自禹以來有汴者此則不易之論也

漢丞相諸葛亮勸農講武作木牛流馬運米集斜谷口治斜谷民聞息民休土三年而後用之

木牛其法方腹曲脰一脚四足頭入領中舌著於腹載多而行少宜住可大用而不可小使特行者數十里羣行者二十里曲者為牛頭雙者為牛脚橫者為牛領轉者為牛足覆者為牛背方者為牛腹垂者為牛舌曲者為牛肋牛御雙轅人行六尺牛行四步載一歲糧日行三十里而人不大勞牛不飲食 流馬亦有尺寸之數

先公曰即閣者倉廩之異名歟魏晉以來多稱之晉史景紀言蜀將姜維寇狄道帝曰姜維攻羌收其質任聚穀作即閣訖而復轉行至此 云是即閣者倉廩之名耳

魏齊王正始四年司馬宣王使鄧艾行陳項以東至壽春今淮陽郡

至壽春艾以為田良水少不足以盡地利宜開河渠可以大積軍

糧又通運漕之道宣王從之乃開廣漕渠東南有事興眾汎舟

而下達於江淮資食有儲而無水害艾所建也語在屯田篇

晉武帝太始十年鑿陝南山決河東注洛以通運漕雖有此詔竟未成功

懷帝永嘉元年修千金塢於許昌以通運

成帝咸和六年以海賊寇抄運漕不繼發王公以下千餘丁各

運米六斛

穆宗時頻有大軍糧運不繼制王公已下十三戶共借一人助

度支運

趙王虎以租入殷廣轉輸勞煩令中倉歲入百萬斛餘皆備

之水次令刑贖之家得以錢代財帛無錢聽以穀麥皆隨時

價輸水次倉

後魏自徐揚內附之後徐州今彭城揚州今嘉州仍代經略江淮於是轉運

中州以實邊鎮百姓疲於道路有司請於水運之次隨便置倉

乃於小平石門白馬津漳涯黑水濟州陳郡大梁凡八所各立

邸閣每軍國有須應機漕引此費役徵省特三門都將薛欽上

言計京西水次汾華二州恒農河北河東平陽等郡年常綿絹

及貨麻皆折公物雇車牛送京道險人弊費公損私略計華州

一車官酬絹八疋三丈九尺別有私人雇價布八十匹河東一

車官酬絹五匹二丈別有私人雇價布五十匹自餘州郡雖未

練多少推之遠近應不減此今求車取雇絹三匹市木造船不

勞採斫計舩一艘舉十三車車取三匹合有三十九匹雇作首

并匠及船上雜具食直足以成舩計一舩贖絹七十八匹布七

百八十匹又租車一乘官格二十斛成載私人雇價遠者五斗

布一匹近者一石布一匹准其私費一車有布遠者八十匹近

國用漕運

者四十匹造船一艘計舉七百石淮其雇價應有千四百匹今  
取布三百匹造船一艘并船上覆理雜事計一艘有賸布千一  
百匹又其造船之處皆須鋸材人功并削船茹依功多少即給  
當州郡門兵不假更召汾州有租庸調之處去汾不過百里華  
州去河不滿六十並令計程依舊酬價車送船所船之所運唯  
遠浦陂其陸路後溜陂至倉門調一車雇編一匹租一車布五  
匹則於公私為便詔從之而未能盡行也

孝文太和七年薄骨律鎮將刁雍上表曰奉詔高平安定統萬  
薄骨律鎮今靈武郡高平今平原  
郡安定即今郡統萬即朔方郡也及臣所守四鎮出車五千乘  
運屯穀五十萬斛付沃野鎮以供軍糧臣鎮去沃野八百里道  
多深沙輕車往來猶以為難設今載穀二十石每至深沙必至  
滯陷又穀在河西轉至沃野越度大河計奉五千乘運十萬斛  
百餘日乃得一返大廢生人耕墾之業車牛艱阻難可登至一

歲不過三運五十萬斛乃經三年臣聞鄭白之渠遠引淮海

粟亦流數千里周年乃得一至猶稱國有儲糧人用安樂求於

嶂岷山在今平原郡高平縣今峯岷山也河水之造次船二百艘

二船為一船一船勝二十斛一船十人計須千人臣鎮內之兵

率皆習水一運二十萬斛方舟順流五日而至自沃野牽上十

日還到合六十日得一返從三月至九月三返運送六十萬斛

計用人工輕於車運十倍有餘不費牛力又不廢田詔曰知欲

造船運穀一冬即大省人力既不費牛又不廢田甚善非但一

運自可末以為式

隋文帝開皇二年以京師倉廩尚虛議為水旱之備詔於蒲陝

虢熊伊洛鄭懷郊衛汴許汝等水次十三州熊州今陸渾縣各州

今陸渾縣各州置募運米丁又於衛州置黎陽倉陝州置常平倉華

州置廣通倉今華州轉相灌注漕關東及汾晉之粟以給京師

又遣倉部侍郎韋瑱向蒲陝以東募人能於洛陽運米四十石  
經底柱之險達于平常者免其征戍其後以渭水多沙流有深  
淺漕者苦之四年詔宇文愷率水工鑿渠引渭水自大興城西京也  
東至潼關三百餘里名曰廣通渠轉運通利關內便之  
煬帝大業元年發河南諸郡男女百餘萬開通濟渠自西苑引  
洛水達于河又引河通于淮海自是天下利於轉輸四年又  
發河北諸郡百餘萬衆開永濟渠引沁水南達于北河通涿郡  
今范陽郡自是丁男不供始以婦人從役五年於西域之地置西海  
郡且未等郡逐谷澤得其地並在今酒泉張謹天下罪人配  
為八卒大開屯田發四方諸郡運糧以給之七年冬大會涿郡  
分江淮南配驍衛大將軍來天兒前以舟師濟滄舳艫數百里  
並載軍糧期與大兵會于平壤高麗都置洛口回洛倉穿三千三  
百窖容谷八千

致堂胡氏曰隋煬積米甚多至二千六百餘萬石何凶旱  
水溢之足虞然極奢於內窮武於外耕桑失業民不聊生  
所謂江河之水不能實漏甕倉窖克盈適足為重斂多藏  
之罪耳

唐都長安而關中號稱沃野然其土地狹所出不足以給京師  
備水旱故常轉漕東南之粟高祖太宗之時用物有節而易贍  
水陸漕運歲不過二十萬石故漕事簡自高宗以後歲益增多  
而功利繁興民亦罹其弊矣初江淮漕租米至東都輸含嘉倉  
以車或馱陸運至陝而水行來遠多風波覆溺之患其失常十  
七八故其率一斛得八斗為成勞而陸運至陝纔三百里率兩  
斛計庸錢千民送租者皆有水陸之直而河有三門底柱之險  
顯慶元年苑西監褚朗議鑿三門山為梁可通陸運乃發卒六  
千鑿之功不成其後將作大匠楊務廉又鑿為棧以輓漕舟輓

大繫二鈞於曾而繩多絕輓夫輒墜死則以逃亡報因繫其父  
 母妻子以為苦開元十八年宣州刺史裴耀卿朝集京師玄宗  
 訪以漕事耀卿條上便宜曰江南戶口多而無征防之役然送  
 租庸調物以歲二月至揚州入斗門四月已後始度淮入汴常  
 苦水淺六七月乃至河口而河水方漲須八九月水落始得上  
 河入洛而漕路多梗船檣阻溢江南之人不習河事轉雇河師  
 水手重為勞費其得行日少阻滯日多今漢隋漕路瀕河倉廩  
 遺迹可尋可於河口置武牢倉鞏縣置洛口倉使江南之舟不  
 入黃河黃河之舟不入洛口而河陽栢崖大京永豐渭南諸倉  
 節級轉運水通則舟行水淺則僱於倉以待則舟無滯而物  
 不耗失此甚利也玄宗初不從二十一年耀卿為京兆尹京師  
 雨水穀踴貴玄宗將幸東都復問耀卿漕事耀卿因請罷陝陸  
 運而置倉河口使江南漕舟至河口者輸粟於倉而去縣官

漕舟以分入河洛置倉三門東西漕舟輸其東倉而陸運以  
 西倉復以舟漕以避三門之水險玄宗以為然乃於河陰置河  
 陰倉河西置栢崖倉三門東置集洋倉西置鹽倉鞏山十八里  
 以陸運自江淮漕者皆輸河陰倉自河陰西至太原倉謂之北  
 運自太原倉浮渭以實關中玄宗大悅拜耀卿為黃門侍郎同  
 中書門下平章事兼江淮都轉運使以鄭州刺史崔希逸河南  
 少尹蕭昊為副使益漕晉絳魏濮邢貝濟博之租輸諸倉轉而  
 入渭凡三歲漕七百萬石省陸運傭錢三十萬緡是時民久不  
 罹兵革物力豐富朝廷用度亦廣不計道里之輸送所出水陸  
 之直增以亟脚營審之名民間傳言用斗錢運斗米其糜耗如  
 此及耀卿置相北運頗艱米歲至京師纔百萬石三十五年遂  
 罷北運而崔希逸為河南陝運使歲運百八十萬石其後以太  
 倉積粟有餘歲減漕數十萬石二十九年陝郡太守李齊物鑿

大繫二鈇於曾而繩多絕輓夫輒墜死則以逃亡報因繫其父  
 母妻子以為苦開元十八年宣州刺史裴耀卿朝集京師玄宗  
 訪以漕事耀卿條上便宜曰江南戶口多而無征防之役然送  
 租庸調物以歲二月至揚州入斗門四月已後始度淮入汴常  
 苦水淺六七月乃至河口而河水方漲須八九月水落始得上  
 河入洛而漕路多梗船檣阻溢江南之人不習河事轉雇河師  
 水手重為勞費其得行日少阻滯日多今漢隋漕路瀕河倉廩  
 遺迹可尋可於河口置武牢倉鞏縣置洛口倉使江南之舟不  
 入黃河黃河之舟不入洛口而河陽栢崖太原永豐渭南諸倉  
 節級轉運水通則舟行水淺則舟行舟而物  
 不耗失此甚利也玄宗初不省漕漕而物  
 雨水穀踴貴玄宗將幸東都復問耀卿漕事耀卿因請罷陝陸  
 運而置倉河口使江南漕舟至河口者輸粟於倉而去縣官

漕舟以分入河洛置倉三門東西漕舟輸其東倉而陸運以  
 西倉復以舟漕以避三門之水險玄宗以為然乃於河陰置河  
 陰倉河西置栢崖倉三門東置集洋倉西置鹽倉鑿山十八里  
 以陸運自江淮漕者皆輸河陰倉自河陰西至太原倉謂之北  
 運自太原倉浮渭以實關中玄宗大悅拜耀卿為黃門侍郎同  
 中書門下平章事兼江淮都轉運使以鄭州刺史崔希逸河南  
 少尹蕭昊為副使益漕晉絳魏濮邢貝濟博之租輸諸倉轉而  
 入渭凡三歲漕七百萬石省陸運傭錢三十萬緡是時民又不  
 罹兵革物力豐富朝廷用度亦廣不計道里之輸送所出水陸  
 之直增以亟脚營審之名民間傳言用斗錢運斗米其糜耗如  
 此及耀卿置相北運頗艱米歲至京師纔百萬石三十五年遂  
 罷北運而崔希逸為河南陝運使歲運百八十萬石其後以太  
 倉積粟有餘歲減漕數十萬石二十九年陝郡太守李齊物鑿

底柱爲門以通漕開其山巔爲輓路燒石沃醯而鑿之然棄石入河激水益湍怒舟不能入新門候其水漲以人輓舟而上天子疑之遣宦者按視齊物厚賂使者還言便齊物入爲鴻臚卿以長安令言堅代之兼水陸運使堅治漢隋運渠起關門抵長安通山東租賦乃絕灞滻並渭而東至永豐倉與渭合又於長樂坡瀕苑檣鑿潭於望春樓下以聚漕舟堅因使諸舟各揭其郡名陳其土地所產寶貨諸奇物於楹上先時民間唱俚歌曰得體絲那邪其後寶符於桃林於是陝縣尉崔成甫更得體歌爲得寶弘農野堅命舟人爲吳楚服大笠廣袖芒屨以歌之成甫入廣之爲歌辭十闕自衣闕後綠衣錦半臂紅抹額立第一船爲號頭以唱集兩縣婦女百餘人鮮服靚粧鳴鼓吹笛以和之衆艘以次輾樓下天子望見大悅賜其潭名曰廣運潭是歲漕山東粟四百萬石自裴耀卿言漕事進用者常兼轉運之

而韋堅爲最初耀卿興漕路請罷陸運而不果廢自景雲中陸運北路分八遞雇民車牛以載開元初河南尹李傑爲水陸運使運米歲二百五十萬石而八遞用車千八百乘耀卿罷久之河南尹裴迥以八遞傷牛乃爲交場兩遞瀕水處爲宿場分官總之自龍門東山抵天津橋爲石堰以遏水其後太盜起而天下匱矣肅宗末年史朝義兵分出宋州淮運於是阻絕租庸鹽鐵沂漢江而上河南尹劉晏爲戶部侍郎兼勾當度支轉運鹽鐵鑄錢使江淮粟帛絲襄漢越商於輸京師及代宗出陝州關中空窘於是盛轉輸以給用廣德二年廢勾當度支使以劉晏顯領東都河南淮西江南東西轉運租庸鑄錢鹽鐵轉運至上都度支所領諸道租庸觀察使凡漕事皆決於晏晏卽鹽利雇傭分吏督之隨江汴河渭所宜故時轉運船絲潤州陸運至揚子斗米費錢十九晏命囊米而載以舟減錢十五絲揚州距河

陰斗米費錢百二十晏爲歇艍支江船二千艘每船受千斛十船爲綱每綱三百人篙工五十人自楊州遣將部送至河陰上三門號上門填闕船米斗減錢九十調巴蜀襄漢麻棗竹篠爲綯挽舟以朽索腐材代薪物無棄者未十年人人習河險江船不入汴汴船不入河河船不入渭江南之運積揚州汴河之運積河陰河船之運積渭口渭船之運入太倉歲轉粟百一十萬石無升斗溺者輕貨自揚子至汴州每馱費錢二千二百減九百歲省十餘萬緡又分官吏主丹陽湖禁引漑自是河漕不涸大曆八年以關內豐穰減漕十萬石度支和糴以優農晏自天寶末掌出納監歲運知左右燕主財穀三十餘年矣及楊炎爲相以舊惡罷晏轉運使復歸度支凡江淮漕米以庫部郎中崔河圖主之及田悅李維岳李納梁崇義拒命舉天下兵討之諸軍仰給京師而李納田悅兵守渦口梁崇義搃襄鄆南北漕引

皆絕京師大恐江淮水陸轉運使杜佑以漢運路出浚儀十里入琵琶溝絕蔡河至陳州而合自隋鑿汴河官漕不通若導流培岸功用甚寡䟽雞鳴岡首尾可以通舟陸行纔四十里則江湖黔中嶺南蜀漢之粟可方舟而下繇白沙起東關歷潁蔡涉汴抵東都無濁河沂淮之阻減故道二千餘里會李納將李洧以徐州歸命淮路通而止戶部侍郎趙贊又以錢貨出淮迂緩分置汴州東西水陸運兩稅鹽鐵使以度支總大綱貞元初關輔宿兵米斗千錢太倉供天子六宮之膳不及十日禁中不能釀酒以飛龍馳負永豐倉米給禁軍陸運牛死殆盡德宗以給事中崔造敢言爲能立事用爲相造以江吳素嫉錢穀諸使顯利罔上乃奏諸道觀察使刺史選官部送兩稅至京師察諸道水陸轉運使及度支巡院江淮轉運使以度支鹽鐵歸尚書省宰相分判六尚書以戶部侍郎元琇判諸道鹽鐵榷酒侍郎吉



中孚判度支諸道兩稅增江淮之運浙江東西歲運米七十五萬石復以兩稅易米百萬石江西湖南鄂嶽福建嶺南米亦百二十萬石詔浙江東西節度使韓滉淮南節度使杜亞運至東西渭橋倉諸道有鹽鐵處復置巡院歲終宰相計課最崔造厚元琇而韓滉方領轉運奏國漕不可改帝亦雅器滉復以爲江淮轉運使元琇嫉其剛不可共事因有隙琇稱疾罷而滉爲度支諸道鹽鐵轉運使於是崔造亦罷滉遂劾琇常餽米淄青河中而李納懷光倚以構叛貶琇雷州司戶叅軍尋賜死是時汴宋節度使春夏遣官監汴水察盜灌溉者歲漕經底柱覆者幾半河中有山號米堆運舟入三門雇平陸人爲門匠執標楷麾一舟百日乃能上診曰古無門匠墓謂皆溺死也陝號觀察使李泌益鑿集津倉山西逕爲運道屬于三門倉治上路以回空車費錢五萬緡下路減半又爲入渭船方五板輸東渭橋太倉

米至凡百三十萬石遂罷南路陸運其後諸道鹽鐵轉運使張滂復置江淮巡院及浙西觀察使李錡領使江淮堰埭隸浙西者增私路小堰之稅以副使潘孟陽主上都留後李巽爲諸道轉運鹽鐵使以堰埭歸鹽鐵使罷其增置者自劉晏後江淮米至渭橋寢減矣至巽乃復如晏之多初揚州疏太子港陳登塘凡三十四陂以益漕河輒復堙塞淮南節度使杜亞乃濬渠蜀國疏句城胡愛敬陂起隄貢城以通大舟河益庫水下走淮夏則舟不得前節度使李吉甫築平津堰以洩有餘防不足漕流遂通然漕益少江淮米至渭橋者纔一千萬斛以諸道鹽鐵轉運使盧坦糴以備一歲之費省冗職八十員自江以南補署皆剽屬院鹽而漕米亡耗於路頗多刑部侍郎王播代坦建議米至渭橋五百石亡五十石者死其後判度支皇甫鏞議萬斛亡三百斛者償之千七百斛者流塞下過者死盜十斛者流三十

斛者死而覆船販輓至方不得十之四五部吏舟人相挾為茲  
榜笞號苦之聲聞于道路禁錮連歲赦下而獄死者不可勝數  
其後貸死刑流天德五城人不畏法運米至者十七七八鹽鐵  
轉運使柳公綽請如王播議加重刑太和初歲旱河涸掎沙而  
進米多耗抵死其衆不待覆奏秦漢時故漕輿成堰東達永豐  
倉咸陽縣令韓遼請疏之自咸陽抵潼關三百里可以罷車輓  
之勞宰相李固言以為非時文宗曰苟利於人陰陽拘忌非朕  
所願也議遂決堰城罷輓車之半以供農耕關中賴其利故事  
州縣官充綱送輕貨四萬書上攷開成初為長定綱州擇清疆  
官送兩稅至十萬遷一官往來十年者授縣令江淮錢積河陰  
轉輸歲費十七萬餘緡行綱多以盜抵死判度支王彥威置縣  
通羣畜萬三千三百乘使路傍民養以取傭口役一驛省費甚  
博而宰相亦以長定綱命官不以材江淮大州歲授官者十餘

人乃罷長定綱送五萬者書上攷七萬者減一選五十萬減三  
選而已及戶部侍郎裴休為使以河瀕縣令董漕事自江達渭  
運米四十萬石居三歲米至渭橋百二十萬石凡漕達于京師  
而足國用者大略如此其他州縣方鎮漕以自資或兵所征行  
轉運以給一時之用者皆不足紀

貞元初陸贄上奏言邦畿之稅給用不充東方歲運租米冒  
淮湖風浪之險泝河渭湍險之艱費多而益寡習聞見而不  
達時宜者國之大事不煩費損故有用斗錢運斗米之言雖  
知勞煩不可廢也習近利而不防遠慮者則曰每至秋成但  
令畿內和糴既易集事又足勸農何必轉輸徒耗財用臣以  
兩家之論互有短長各中偏執之懷俱昧變通之術若國家  
理安錢穀俱富烝黎蕃息力役靡施然後常以羨財益廣漕  
運雖有厚費適資貧人貞元之始巨盜初平太倉無兼月之

諸關輔遇連年之旱而有司奏停水運務省脚錢至使郊畿  
 煙火殆絕餒殍相望斯所謂覩近利而不防遠患者也近歲  
 關輔年穀屢登歲減百姓稅錢許其折納粟麥公儲委積足  
 給數年農家猶穀賤今夏江淮水潦漂損田苗米價倍貴流  
 庸頗多關輔以穀賤傷農宜加價糶穀以勸稼穡江淮以穀  
 貴民困宜減價糶米以拯凶災今宜糶之處則無錢宜糶之  
 處則無米而又運彼所乏益此所餘所謂習聞見而不達時  
 宜者也今淮南諸州米每斗當錢一百五十文從淮入渭橋  
 每斗船脚又約用錢二百文計運米一斗總當錢三百五十文  
 其米既糙且陳尤為京邑所賤據市司月估每斗只糶得錢  
 三十七而已耗其九而存其一餒彼人而傷此農制事若斯  
 可謂深失矣今約計一年和糶之數可當轉運二年一斛轉  
 運之資足以和糶五斛比較即時利害運務且合悉停臣切

慮停運則舟船無用壞爛莫修倘遇凶災復須轉漕臨時鳩  
 集理必淹遲臣今欲減所轉之數以實邊儲其江淮諸道運  
 米至河陰河陰運米至太原倉太原運米至東渭橋來年各  
 請停所運三之二其江淮所停運米八十萬斛委轉運使每  
 斗取八十錢於水災州縣糶之以拯貧乏計得錢六十四萬  
 緡減餽直六十九萬緡請令戶部先以二十萬緡付京兆令  
 糶米以補渭橋倉之闕數斗用百錢以利農人以一百二萬  
 六千緡付邊鎮使糶十萬人一年之糧餘十萬四千緡以充  
 來年和糶之價其江淮米錢餽直並委轉運使折布綾絹繩  
 綿以輸上都償先貸戶部錢如此則不擾一人無廢百事但  
 於常用之內收其枉費之資百萬贏糧坐實邊鄙又有勸農  
 賑乏之利存乎其間矣

元祐間東坡蘇氏論綱稍欠折利害奏狀曰臣聞唐代宗

時劉晏為江淮轉運使始於揚州造轉運船每船載一千石十船為一綱揚州差軍將押赴河陰每造一船破錢一千貫而實費不及五百貫或譏其枉費晏曰大國不可以小道理凡所創置須謀經久船場既興執事者非一須有餘剩養活衆人私用不窘則官物牢固乃於揚子縣置十船場差專知官十人不數年間皆致富贍凡五十餘年船場既無破敗餽運亦不闕絕至咸通末有杜侍御者始以一千石船分造五百石船二隻船始敗壞而吳堯卿者為揚子縣官始勘會每船合用物料實數估給其錢無復寬剩專知官十家即時凍餒而船場遂破餽運不給不久遂有黃巢之亂劉晏以二千貫造船破五百貫為干繫人欺隱之資以今之君子寡見淺聞者論之可謂疏繆之極矣然晏運四十萬石當用船四百隻五年而一更造是歲造

八十隻也每隻剩破五百貫是歲失四萬貫也而吳堯卿不過為朝廷歲寬四萬貫耳得失至微而餽運不繼以貽天下之大禍臣以此知天下之大計未嘗不成於大度之士而敗於寒陋之小人也國家財用大事安危所出願常不與寒陋小人謀之則可以經久不敗矣

按西漢與唐俱都關中皆運東南之粟以餉京師自河渭沂流而上然漢武帝時運六百萬斛唐天寶極盛之時韋堅為水陸運使僅一歲能致四百萬斛餘歲止二百五十萬斛而至德以後僅百餘萬而已俱未能如漢之數且考之食貨志及參以陸蘇二公之言則運彌艱費彌重豈古今水道險易之不同耶當攷之

咸通元年南蠻陷交趾徵諸道兵赴嶺南詔湖南水運自湘江入潯渠并江西水運以饋行營諸軍泝運艱難軍屯廣州乏食

潤州人陳璠石詣闕言海船至福建往來大船一隻可致千石自福建不一月至廣州得船數十艘便可得三五萬石勝於江西湖南沂流運糧又引劉裕海路進軍破盧循故事乃以璠石為鹽鐵巡官往揚子縣專督海運於是軍不闕供

後唐同光三年吏部尚書李琪奏請勅下諸道合差百姓轉般之數有能出力運官物到京者五百石以上白身授一初任州縣官有官者依資次遷授欠選者便與放選千石以上至萬石者不拘文武顯是賞酬免令方春農人流散此亦轉倉贍軍之一術也勅租庸司下諸州有應募者聞奏施行

長興二年勅應沿河船般倉依北而轉運司船般倉例每一石於數內與正銷破二升

四年二月三司使奏洛河水運自洛口至京往來牽船下卸皆是水運牙官每人管定四十石今洛岸至倉門稍遠牙官運轉艱難近日例多逃走今欲於洛河北岸別鑿一灣引般直至倉門下卸其工役欲於諸軍傭人內差借從之

周顯德二年上謂侍臣曰轉輸之物向來皆給斗耗自漢以來不與支破倉廩所納新物尚破省耗況水路所般豈無損失今後每石宜與耗一斗

致堂胡氏曰受稅而取耗雖非良法誠以給用猶不使民徒費今觀世宗之言則知晉漢間取在鼠耗及省耗未嘗為耗用直多取以實倉廩耳比及輸運其當給耗反不與之而或責之綱吏或還使所出州縣補其虧數亡身破家不可勝計豈為國撫民之道也不宜取而取者官耗糜費是也嘗予而未嘗予者漕運斗耗是也世宗既與之善矣省耗應罷而未罷豈非以多故未及耶明宗路王時可謂窘匱猶放逋租數一百萬世宗誠欲蠲除省耗又何難哉

四年詔疏下汴水一派北入于五丈河又東北達于濟自是齊魯之舟楫皆至京師

六年命侍衛馬軍都指揮使韓令坤自京東疏汴水入于蔡河侍衛步軍都指揮使袁彥浚五丈河以通漕運

宋東京之制受四方之運者謂之般般倉曰永豐通濟萬盈廣

行通濟有四倉景德四年改延豐中祥符二年增第二順成舊

農景德濟遠舊常盈景富國凡十倉皆受江淮所運謂之東河

中改亦謂之裏河曰永濟永富二倉受懷孟等州所運謂之西河曰

廣濟第一受賴壽等州所運謂之南河亦謂之外河曰廣積廣

儲二倉受曹濮等州所運謂之北河受京畿之租者謂之稅倉

曰廣濟受京東諸縣廣積第一左右騏驎天駟監凡三倉受京

北諸縣左天廐坊舍受京西諸縣舊有義豐倉大中祥符元年停大盈佑天廐

二倉受京南諸縣受商人入中者謂之折中倉有裏外河二名

又有茶庫倉或空則兼受般般斛斗草場則汴河南北各三所

騏驎左右天廐坊天駟監各一所以受京畿租賦及和市所入

諸州皆有正倉草場受租稅和糴和市芻粟並掾曹主之其多

積之處亦別遣官專掌凡漕運所會則有轉般倉

太祖皇帝乾德二年令諸州自今每歲受民租及筦權所獲之

課除支度給用外凡緡帛之類悉輦送京師官乏車牛者僦民

車以給

六年令諸州輦送上供錢帛悉官給車乘當水運者官為具舟

不得調發居民以妨農作

初荆湖江浙淮南諸州擇部民之高貴者部送上供物民質

不能檢御舟人舟人侵盜官物民破產以償乃詔遣牙將部

送勿復擾民

自江南東歲漕米數百萬給京師太宗恐倉吏給受不平遣皇

城卒變服偵邏廉得永豐倉持量者八輩受賕爲姦悉斬之監倉免官治罪

端拱元年徐休復上言京師內外凡大小二十五倉官吏四百二人計每歲所給不下四百萬石望自今米麥菽各以一百萬石爲一界每界命常叅官供奉官殿直各一人專知副知各二人凡七人共掌之詔可

二年國子博士李覺上言曰晁錯云欲民務農在於貴粟蓋不可使至賤亦不可使至貴今王都萬衆所聚導河渠達淮海貫江湖歲運五百萬斛以資國費此朝廷之盛臣庶之福也近來都下粟麥至賤倉廩克初紅腐相因或以克賞給斗直數十錢此工賈之利而軍農之不利也夫軍士妻子不過數口而月給糧數斛卽其費有餘矣百萬之衆所餘旣多游手之民資以給食農夫之粟何所求售况糧之來也至遠至艱官之給也至輕

至易歲豐儉不可預期倘不幸有水旱之虞卒然有邊境之患何以救之今運米一斛至京師其費不啻三百錢諸軍舊日給米二升今若月賦錢三百人必樂焉是一斗爲錢五十計江淮運米工腳亦不減此數望明勅軍中各從其便願受錢者若市價一斗米爲錢二十卽增給十錢裁足以當工腳之費而官私獲利數月之內米價必增農民受賜矣若米價騰踴卽官復給糧軍人糴其所餘亦獲善價此又戎士受賜矣不十年官有餘糧江外之運亦漸可省上覽奏嘉之

天禧末京城所積倉粟一千五百六十萬餘石草一千七百萬五千餘圍

國初以來四河所運粟未有定制至太平興國六年汴河歲運江淮米三百萬石菽二十萬石黃河粟五十萬石菽三十萬石惠民河粟四十萬石菽二十萬石廣濟河粟十二萬石凡五百

五十萬石非水旱大綱民租未嘗不及其數至道初汴河運米  
至五百八十萬石自是京城積粟盈溢大中祥符初至七百萬  
石凡漕運大約其數亦計臨時移易焉凡水運自淮南江南荆湖南北路所運粟  
於揚真楚泗州四處置倉以受其輸既而分調舟船沂流而入  
京師發運使領之荆湖江淮兩浙以及嶺表金銀香藥犀象百  
貨亦同之惟嶺表陸運至處州而後水運咸平五年七月又命南轉運同計度省自京至廣南香藥驛運軍士及使臣計六千一百餘人陝西諸州穀粟自黃河三  
門汭流由汴河而到亦置發運使領之陳穎許蔡光壽等六州  
之粟帛由石塘惠民河而至京東十七州之粟帛由廣濟河而  
至皆有京朝官廷臣督之凡三水皆通漕運而歲計所賴者惟  
汴流焉河北衛川東北有御河達乾寧軍其運物亦有廷臣主  
之川陝諸州金帛自劍門劍傳置分輦負擔以至租布及官所  
市布由水運送江陵自江陵遣綱吏運送京師咸平中定歲運

六十六萬疋分為十綱舊常至數百萬疋天禧末水陸上供金帛緡錢

二十三萬一千餘貫兩端疋珠寶香藥二十七萬五千餘斤諸

州歲造運船至道末三千三百二十七艘天禧末減四百二十

一處州六百五吉州五百二十五明州一百七十七婺州一百  
三温州一百二十五台州一百二十六楚州八十七潭州一百  
百八十鼎州二百四十一鳳翔斜谷六百嘉州四十五

止齋陳氏曰本朝定都于汴漕運之法分為四路江南淮

南浙東西荆湖南北六路之粟自淮入汴至京師陝西之

粟自三門白波轉黃河入汴至京師陳蔡之粟自閿河蔡

河入汴至京師京東之粟自十五丈河歷陳濟及鄆至京

師四河所運惟汴河最重

景德中漕東南粟歲不過四百五十萬石後增至六百萬天聖

中發運使請所部六路計民稅一石量糴粟二斗五升歲可更

得二百萬石給京師仁宗曰常賦外增糴是重擾民不許特江



南穀貴民貧尚書員外郎吳耀卿以為言詔歲減五十萬後是三司奏復增至六百萬然東南災歉輒減歲增數或百萬或數十萬又轉移以給他路者時有焉

慶曆中詔減廣濟河歲漕一十萬石後黃河歲漕益減耗纜運款三十萬石而歲創漕船市材木役牙前勞費甚廣嘉祐四年詔罷所運款減漕船三百艘自是歲漕三河而已

江湖上供米舊轉運使以本路綱輸真楚泗州轉般倉載鹽以歸舟還其郡卒還其家而汴舟詣轉般倉漕米輸京師歲擢運者四河冬涸舟空亦還營至春復集名曰放凍卒得畚休逃亡者少而汴船不涉江路無風波沉溺之患其後發運使權益重六路上供米團綱發船不復委本路獨發運使專其任文移全併事目繁夥有不能檢察則吏胥可以用意於其間操舟者賅諸吏輒得請富饒市賤貨實以趨京師自

是江汴之舟合雜漕轉無辨矣挽舟卒有終身不還其家而老死河路者籍多空名漕事大弊皇祐中發運使許元奏近歲諸路因循糧綱法壞遂令汴綱至冬出江為他路轉漕其不得息宜勅諸路增船載米輸轉般倉充歲計如故事於是言利者多以元說為然朝廷為詔如元奏文之而諸路綱不集嘉祐三年復下詔切責有司以格詔不行及發運使不能總綱條轉運使不能幹歲入預勅江淮兩浙轉運司以暮年功各造船補卒團本路綱期自嘉祐五年汴綱不得復出江至期諸路船猶不足汴綱既不得至江外江外船亦不得至京師失商販之利而汴綱工卒乞冬坐食苦不足皆盜毀船材易錢以自給船愈壞漕歲額又愈不及論者初欲漕卒得歸息而近歲汴綱多慵丁夫每船卒不近一二人至冬當留守船實無得歸息者時元罷久矣後至者數奏請出汴船執

政守前詔不許御史亦以爲言治平三年始詔出汴船七十  
綱未幾皆出江復故治平二年漕粟至京師汴河五日七十  
五萬五千石惠民河二十六萬七千石廣濟河七十四萬石  
又運金帛緡錢入左藏庫內藏庫者總其數一千一百七十  
三萬而諸路轉移以相給者皆不與焉繇京西陝西河東運  
薪炭至者薪以斤計爲一千七百一十三萬炭以秤計爲一  
百萬是歲諸路剗漕船二千五百四十艘大約京師歲費粟  
四百餘萬石芻四百餘萬圍粟則漕運之人及畿縣歲賦商  
人入中皆在焉芻亦賦於畿縣或體量和市旣而罷商人入  
中粟至景祐初議復之論者或謂糴京師則穀價翔貴命官  
度利害後雖復之然入中者無幾芻以體量和市者遇歲儉  
則蠲之前後不可勝數至和中一歲凡蠲二十五萬三司嘗  
請以布償芻直登萊端布爲錢千三百六十沂布千一百仁

宗以取直過厚命差減其數云

英宗治平四年三司言京師秬米支五歲餘久且陳腐請令發  
運司以上供穀五十萬石糴穀貴處市金帛儲推貨務以給三  
路軍需從之

發運司始於仁宗時許元自判官爲副使制汴河一百綱漕  
荆湖江淮兩浙六路八十四州米至真揚楚泗轉般倉而止  
復從通泰載鹽爲諸路漕司經費發運司自以汴河綱運米  
入京師

神宗熙寧七年詔委官疏浚廣濟河增置漕舟依舊運京東米  
上供

宣徽南院使張方平言國初浚河渠三道以通漕運立上供  
年額汴河六百萬石廣濟河六十二萬石惠民河六十萬石  
廣濟河所運止給大康延平尉氏等縣軍糧而已唯汴河運

米麥此乃太倉畜積之實近罷廣濟河而惠民河斛斗不入太倉大衆之命惟汴河是賴議者不已屢作改更必致汴河日失其舊願留神慮以固基本

京東察訪鄧潤甫等言山東沿海州郡地廣豐歲則穀賤可募人爲海運山東之粟可轉之河朔以助軍食詔京東河北路轉運相度訖無施行

向爲江淮發運使先是漕運吏卒上下共爲侵盜貿易甚則託風水沉沒以滅跡而官物陷折者歲不減二十萬斛至向始募客舟與官舟分運以相檢察而舊弊悉去

十年提舉汴河隄岸司言京東地富穀粟可以漕運但以河水淺澁不能通舟近修京東河岸開斗門通廣濟河爲利甚大今請通津門裏汴河岸東城裏三十步內開河一道及置斗門上安水磨下通廣濟河應接行運從之

八年詔罷歲運糧百萬石赴西京先是導洛入汴運東南粟以實洛下至是戶部奏罷之

元祐七年知揚州蘇軾上言臣切見嘉祐中張方平論京師軍儲云今之京師古所謂陳留四通八達之地非如雍洛右山河之險足恃也特恃重兵以立國兵恃食食恃漕漕運漕運一虧朝廷無所措手足因畫十四策內一項云糧綱到京每歲少欠不下六七萬石皆以折會填償發運司不復抱認非祖宗之舊也臣以此知嘉祐前歲運六百萬石而以欠折六七萬石爲多訪聞去歲止運四百五十餘萬石而欠折之多少約至三十餘萬石運法之壞一至於此臣到任以來所斷糧綱欠折等人不可勝數衣糧罄於折會舩車盡於折賣質妻鬻子聚爲乞丐散爲盜賊切計京師及緣河諸郡例皆如此蓋祖宗以來通許綱運攬載物貨旣免征稅而脚錢又輕故

國戶通志卷之三十一  
淮南轉運司陰收其利數年以來官用窘逼轉運司督迫諸處稅務日急一日謹按一綱三十隻船而稅務那官不過一員未委如何點檢得三十隻船一時皆遍而必勒留住岸一船檢點卽二十九隻船皆須住岸伺候以淮南一路言之真楊高郵楚泗宿六州軍所得糧綱稅錢不過萬緡而所在稅務專欄因金部轉運司許令檢點緣此爲姦邀難乞取十倍於官遂致綱梢皆窮困骨立亦無復富商大賈肯以物貨委令搭載以此專仰攘取官米無有限量折賣船板動使淨盡事敗入獄以命償官顯是金部與轉運司違條刻剥得糧綱稅錢一萬貫而令朝廷失陷綱運米三十餘萬石利害皎然臣聞東南餽運所繫國計至大故祖宗以來特置發運司專任其責選用既重威令自行如昔時許元輩皆能約束諸路

主張綱運其監司州郡及諸場務豈敢非理刻剥邀難但發運使得人稍假事權申明元祐編勅不得勒令住岸條貫嚴賜約束行下庶刻薄之吏不敢取小害大東南大計自然辨集

徽宗大觀三年尚書省言六路上供斛斗已令直達而奉行之吏因循止將歲貢額斛於真楊楚泗倉廩爲卸納摺運之地又以所管斛斗代諸路歲額不足之數且欠發運司米一百二十餘萬斛不償乞將見在斛斗盡於般發赴朝廷從之

轉般之法東南六路斛斗自江浙起綱至于淮甸以及真楊楚泗爲倉七以聚蓄軍儲復自楚泗置汴綱般運上京以發運使董之故常有六百萬石以供京師而諸倉常有數年之積州郡告歉則折納上等價錢謂之額斛計本州歲額以倉儲代輸京師謂之代發復於豐熟以中價收糴穀賤則官糴

不至傷農飢歉則納錢民以為便本錢歲增兵食有餘國家  
 建都大梁足食足兵之法無以加於此矣崇寧初蔡京為相  
 始求羨財以供侈費用所親胡師文為發運使以糴本數百  
 萬緡克貢入為戶部侍郎自是來者效尤時有進獻而本錢  
 竭矣本錢既竭不能增糴而儲積空矣儲積既空無可代發  
 而轉般無用矣乃用戶部尚書曾孝廣之說立直達之法時  
 崇寧三年九月二十九日也孝廣之言曰往年南自真州江  
 岸北至楚州淮隄以堰豬水不通重船般剝勞費遂於堰傍  
 置轉般倉受逐州所輸更用運河船載之入汴以達京師雖  
 免推舟過堰之勞然侵盜之弊由此而起天聖中發運使方  
 仲荀奏請度真楚州堰為水閘自是東南金帛茶布之類直  
 至京師惟六路上供猶循用轉般法吏卒糜費與在路折閱  
 動以萬數欲將六路上供斛斗並依東南雜運直至京師或

京府界卸納庶免儲盜乞貸之弊自是六路郡縣各認  
 額雖湖南北至遠處亦直抵京師不加糴歎不代發方  
 綱米之來也立法峻甚祇有損壞所至修整不得踰時州縣  
 欲其速過但令供狀以錢給之以致沿流鄉保悉至搔擾公  
 私橫費無有紀極又鹽法已壞迴舟無所得舟人逃散船亦  
 隨壞本法盡廢弊事百出良可嘆也

譚稹言伏讀聖訓自轉般之法為直達歲運僅足自開歲  
 綱運不至兩河所糴般數目不多何以為策今臣詢訪措  
 置以聞竊詳祖宗建立真楚泗州轉般倉之本意可謂至密  
 一則以備中都緩急二則以防漕渠阻節三則綱般裝發資  
 次運行更無虛日自其法廢河道日益淺澁遂致中都糧儲  
 不繼仰煩聖訓丁寧訓飭謂淮南三轉般倉今日不可不復  
 置淮南路泗州江南路真州兩浙路楚州仍乞先自泗州為

始候一處了當次及真楚既有糴本順流而下不甚勞費乞  
賜施行然後俟豐歲計置儲畜取旨立法轉般以爲求法詔  
禎所陳利害甚明並可依奏候睦賊平日令發運司措置施  
行五年二月新淮南路轉運判官向子謹奏轉般之法寓乎  
糴之意江州有米則可糴於真二浙有米則可糴於楊宿毫  
有米則可糴於泗坐視六路之豐歉間有不登之處則以錢  
折斛發運司得以幹運之不獨無歲額不足之憂因以寬民  
力萬一運渠旱乾則近有汴口倉庾今日所患者向來糴本  
歲五百萬緡支移殆盡難以全仰朝廷乞將經制司措置地  
契賣糟量添七色等錢以椿克糴本假之數年可以足用六  
月詔特支降度牒一百萬貫香鹽鈔一百萬貫付呂滌盧知  
原均斛斗專克應副轉般令尚書省措置取旨大觀以後亦  
行轉般或行直達詔令不

政和元年張根爲江西轉運副使歲漕米百二十萬以給中都  
江南州郡僻遠官吏艱於督趣根常存三十萬石於本司爲轉  
輸之本以寬諸郡時甚稱之

高宗建炎初詔諸路綱米以三分之一輸行在所餘赴京師二  
年八月詔二廣湖南北江東西路綱運赴江寧府福建兩浙江  
赴平江府京畿淮南京東西路北陝西路及川綱並赴行在又  
詔二廣湖南北綱運如經由兩浙亦許赴平江府送納福建綱  
運經由江東西亦許赴江寧府送納三年閏八月又詔諸路綱  
運除見錢并糧斛赴建康府戶部送納外其金銀絹帛並赴行  
在所紹興初因地之宜以兩浙粟專供行在以江東之粟餉淮  
東以江西之粟餉淮西荆湖之粟餉岳鄂荆南量所運之數責  
漕臣將輸而歸其餘行在錢帛亦然惟水運有舟楫之勞陸運  
有夫丁之擾雇舟差夫不勝其弊民間有自毀其舟而不願載

舟自廢其田而不願有田王事鞅掌人胥病之於是申水脚糜費七分錢三分錢法嚴卸綱無欠復拘留人船之戒慮擄船之爲民害也既優價雇募客舟矣又許將一分力勝搭帶私物拍其稅及於兩浙江東西四川瀘叙嘉黔間自造官舟又揆道理之遠近灘積之險阻置轉般倉修堰閘開浚河道以便漕運紹興四年川陝宣撫吳玠調兩川夫運米十五萬斛至利州率四十餘千致一斛饑病相仍道死者衆漕臣趙開聽民以粟輸內郡募舟輓之人以爲便然嘉陵江險灘積相望夏苦漲流冬阻淺溢終歲之運殆莫能給玠再欲陸運帥臣邵溥爭之且言宣司已取蜀民運脚錢百五十萬其忍復使之陸運乎乃卒行水運總所委官就糴於汭流復就興利閬州置場聽客人中賣又減成都水運對糴未免四川及京西路請州租以寬之綱運之官其責繁難人以爲慚故自紹興以來優立賞格其

有少欠許糴填補足其綱欠及一分才送有司究弊後來獻說者止欲從窄減作五釐且以百石論之五釐止五斗耳使之全無侵蠹當風揚擲亦不免五釐之少則舉無納足之綱於是戶部言乞將少欠五釐以上一分以下之人立限二十

日糴填

孝宗淳熙元年詔不以所欠多少並與放除其綱米赴倉卸納以陳易新不得就舟支遣其折帛錢綱在路違法借貸重其罰或措貸官錢收買物貨無償許估賣出糶其金銀錢帛色額低次虧損官錢者行下元買納場吏人名下追理不得均攤民戶其有因綱運欠折追降官資者如本非侵盜且補納已足許保明敘復

吳氏能政齋漫錄曰本朝東南歲漕米六百萬不而江西居三分之一蓋天下漕米多取於東南而東南之米多取

於江西也

東萊呂氏曰古者天子中千里而為都公侯中百里而為都天子之都漕運東西南北所貢入者不過五百里諸侯之都漕運所貢入者不過五十里所以三代之前漕運之法不備雖如禹貢所載入于渭亂于河之類所載者不過是朝廷之路所輸者不過幣帛九貢之法所以三代之時漕運之法未甚講論正緣未是事大體重到春秋之夫戰國之初諸侯交相侵伐爭事攻戰是時稍稍講論漕運所論者尚只是行運之漕至於國都之漕亦未甚論且如管子所論粟行二百里則無一年之積粟行四百里則無二年之積粟行五百里則衆有飢色如孫武所謂千里饋糧士有飢色皆是出征轉輸至其所以輸國都不出五百里五十里國都所在各有分故當時亦尚未講論惟是後

來秦併諸侯罷五等置郡然後漕運之法自此方詳秦運天下之粟輸之北河是時蓋有三十鍾至一石者地理之遠運粟之多故講論之詳方自此始後來歷代最盛無如漢唐在漢初高后文景時中都所用者省歲計不過數十萬石而足是時漕運之法亦未講到得武帝官多徒役衆在關中之粟四百萬猶不足給之所以鄭當時開漕渠六輔渠之類蓋緣當時用粟之多漕法不得不講然當漢之漕在武帝時諸侯王尚未盡輸天下之粟至武宣以後諸侯王削弱方盡輸天下之粟漢之東漕漕運至此始詳當高帝之初天子之州郡與諸侯封疆相間雜諸侯各據其利粟不及於天子是時所謂淮南東道皆天子奉地如賈生說是漢初如此至漢武帝時亦大槩有名而無實其發運粟入關當時尚未論江淮到得唐時方論江淮何故漢



會稽之地去中國封疆遠開墾者多粟不入京師以京師之粟尚不自全何況諸侯自封殖且如吳王濞作亂枚乘之說言京都之倉不如吳之富以此知當時殖利自豐不是運江淮之粟到唐時全倚辦江淮之粟唐太宗以前府兵之制未壞有征行便出兵兵不征行各自歸散於田野未盡仰給大農所以唐高祖太宗運粟於關中不過十萬後來明皇府兵之法漸壞兵漸多所以漕粟自此多且唐睿宗明皇以後府兵之法已壞是故用粟乃多向前府兵之法未壞所用粟不多唐漕運時李傑裴耀卿之徒未甚講論到二子講論自是府兵之法既壞用粟既多不得不講論且如漢漕繫鄭當時之議都不曾見於高惠文景之世唐之李傑裴耀卿之議都不曾見於高祖太宗之世但只見於中睿明皇之時正緣漢武官多役衆唐中睿以

後府兵之法壞聚兵既多所以漕運不得不詳大抵這事常相爲消長兵與漕運常相關所謂宗廟社饗之類十分不費一分所費廣者全在用兵所謂漕運全視兵多少且唐肅宗代宗之後如河北諸鎮皆疆稅賦不領於度支當時有如吐蕃回紇爲亂所用猶多鎮武天德之間歲遣兩河諸鎮所以全倚辦江淮之粟議論漕運其大略自江入淮自淮入汴自洛入河自河入渭各自正輸水次各自置倉如集津倉洛口倉含嘉倉河陰倉渭橋轉相般運道途之遠此法遂壞自當時劉晏再整頓運漕之法江淮之道各自置船淮船不入汴汴船不入河河船不入渭水之曲折各自便習其操舟者所以無傾覆之患國計於是足所以唐人議論之多惟江淮爲最惡德宗時緣江淮米不至六軍之士脫巾呼於道韓滉運米歲至德宗太子置酒

相慶可見唐人倚辦於此如此其急唐時漕運大率三節  
江淮是第一節河南是一節陝西到長安是一節所以當  
時漕運之臣所謂無如此三節最重者京口初京口濟江  
淮之粟所會於京口京口是諸郡咽喉處初時潤州江淮  
之粟至於京口到得中間河南陝西互相轉輸然而三處  
惟是江淮最切何故皆自江淮發足所以韓滉由漕運致  
位宰相李綽因漕運飛揚跋扈以至作亂以此三節惟是  
京口最重所謂漢漕一時所運臨時制宜不足深論到得  
宋朝定都于汴是時漕運之法分爲四路東南之粟自淮  
入汴至京師若是陝西之粟便自三門白波轉黃河入汴  
至京師若是陳蔡一路粟自惠民河至京師京東之粟自  
廣濟河至京師四方之粟有四路四條河至京師當時最  
重者惟是汴河最重何故河西之粟江無阻及入汴大計

皆在汴其次北方之粟自三門白波入關自河入汴入京  
師雖惠民廣濟來處不多其勢也輕本朝置發漕兩處最  
重者是江淮至真州陸路轉輸之勞其次北方之粟底柱  
之門舟楫之利若其他置發運如惠民河廣濟河雖嘗立  
官然不如兩處之重此宋朝之大略如此然而宋朝所謂  
歲漕六百萬石所專倚辦江淮其所謂三門白波之類非  
大農仰給之所惟是江淮最重在祖宗時陸路之粟至真  
州入轉般倉自真方入船卽下貯發運司入汴方至京師  
諸州回船却自真州請鹽散於諸州諸州雖有費亦有鹽  
以償之此是宋朝良法凡以江淮往來遲速必視風勢本  
朝發運使相風旗有官專主管相風旗合則無罪如不合  
便是茲弊夫船之遲速何故以風爲旗蓋緣風動四方萬  
里只是一等所以使得相風旗真州便是唐時楊子江後

來本朝改號曰真州運法未壞諸州船只到真州請鹽回  
其次入汴入京師後來發運歲造船謂之發運官船與諸  
州載米發運申明汴船不出江諸州又自造船雖有此約  
東諸州船終不應副因此漕法漸壞惟發綱發運未罷及  
蔡京為相不學無術不能明考祖宗立法深意遂廢改鹽  
法置直達江無水處不如此是時姦吏多雖有運漕之官  
不過催督起發其官亦有名而無實大抵用官船逐處漕  
運時便都無姦計若用直達江經涉歲月長遠故得為姦  
所費甚多東南入京之粟亦少故太倉之粟少似東南畜  
積發運有名無實此召亂之道也本朝漕運之法壞自蔡  
京東京發運本原大略如此

文獻通考卷之二十五

文獻通考卷之二十六

宋鄱陽 馬端臨 貴與 著

明蘄陽 馮天馭 應房 校刊

國用考 賑恤

周禮遺人掌邦之委積以待施惠鄉里之委積以恤民之羸阨  
門關之委積以養老孤郊里之委積以待賓客野鄙之委積以  
待羈旅縣都之委積以待凶荒委積者廩人倉人計九穀之數  
足國用以其餘共之所謂餘法  
用也職內邦之移用亦如此也  
皆以餘財共之少曰委多曰積  
廩人掌九穀之數以待國之匪頒調賜稍食以歲之上下數邦  
用以知足否以詔穀用以治年之豐凶凡萬民之食食者人四  
鬴上也有人三鬴中也有人二鬴下也此皆謂一月食米  
也六斗四升曰鬴若食不能  
人二鬴則令邦移民就穀詔王殺邦用

漢高祖二年關中大饑米斛萬錢人相食令民就食蜀漢

文帝六年大旱蝗發倉廩以賑貧民

武帝四年山東被水災民多饑乏於是天子遣使虛郡國倉廩以賑貧民猶不足又募豪富人相假貸尚不能救乃徙貧民於關以西及充朔方以南新秦中七十餘萬口衣食皆仰給於縣官數歲貸與產業使者分部護冠蓋相望費以億計

元鼎二年詔曰水潦移於江南迫隆冬至朕懼其饑寒不治江南之地火耕水耨方下巴蜀粟致之江陵遣博士中等分行各所抵無令重困吏民有抃振饑民免其冗者具以名聞

河內貧民傷水旱萬餘家汲黯以便宜持節發河內倉粟以賑貧民請歸節伏矯制罪上賢而釋之

昭帝元鳳三年詔曰乃者民被水災頗匱於食朕虛倉廩使使者振困乏其止四年用漕三年以前所賑貸非丞相御史所請邊郡受牛者勿收責武帝始開邊徙民屯田皆與犁牛後丞相御史復間有所請今勅自上所賜予勿收

責丞相所請乃令其顧稅耳

宣帝本始四年詔曰今歲不登已遣使者賑貸困乏使農移就業丞相以下至都官令丞上書入穀輸長安倉助貸貧民以車

船載穀入關得無用傳傳傳符也故穀之

元帝初元元年詔振業貧民貲不滿千錢者賦貸種食

永光元年赦天下令各務農無田者皆假之貸種食如貧民

四年詔所貸貧民勿收責

成帝河平四年賑貸頻河郡水傷不能自存者避水他郡國所在冗食之元散廩倉使生活不占蓄戶給役使也

永始二年詔曰關東比歲不登吏民以義收食貧民入穀物助賑官賑贍者已賜直其百萬以上加賜爵右更欲為吏補三百石其吏也遷二等三十萬以上賜爵五大夫吏亦遷二等民補即十萬以上家無出租賦三歲萬以上一年

光武建武六年令郡國有穀者給廩高年鰥寡孤獨篤癯無家不能自存者

明帝末平十八年賜鰥寡孤獨篤癯不能自存者穀人三斛

章帝建初十六年詔貧民有田業而價乏者貸種糧勿收責

以後以各處水旱饑饉賑貸非通行天下者不書

獻帝興平元年三輔大旱帝出太倉米豆作糜食饑人

時穀一斛五十萬豆麥一斛二十萬人相食啖白骨委積帝

使侍御史侯汶出太倉米豆為饑人作糜粥經日而死者如

故帝疑賦卹有虛乃親於御坐前量試作糜乃知非實使侍

中劉文出責有司收侯汶考校杖五十自是之後多得全濟

魏文帝黃初二年冀州大蝗民饑遣賜開倉廩以賑之

明帝景初元年冀兗徐豫四州遇水遣使循行沒溺死亡及失產財者所在開倉賑給之

吳大帝赤烏三年民饑詔開倉廩以賑貧窮

晉成帝咸康元年揚州諸郡饑遣使開倉賑給

宋文帝元嘉中三吳水潦穀貴人饑彭城王義康立議以東土

災荒人稠穀踴富商蓄米日成其價宜班下所在隱其虛實令

積蓄之家聽留一年儲餘皆勒使糶貨為制平價又沿淮歲豐

令三吳饑人即以貸給使羸壯轉運以贍老弱 又詔以會稽

宣城二郡米穀百萬斛賜遭水人

二十年諸州郡水旱人大饑遣使開倉賑恤

魏孝文太和元年詔州郡水旱蝗人饑開倉賑恤

七年以冀定二州饑詔郡縣為粥於路以食之 定州上言為

粥所活者九十四萬七千餘口 冀州上言為粥所活七十五

萬一千七百餘口

宣武延昌元年州郡十一大水詔開倉賑恤以京師穀貴出倉

粟八十萬石以賑恤貧民

隋文帝開皇十四年關中大旱民饑上遣左右視民食得豆屑雜糠以獻焉之流涕不御酒殆將一暮乃帥民就食於洛陽敕屏候不得輒有驅逼男女參廁於仗衛之間遇扶老携幼輒引馬避之慰勉而去至艱險之處見負擔者令左右扶助之

唐太宗謂黃門侍郎王珪曰開皇間大旱隋文帝不許賑給而令百姓就食山東比至末年天下儲積可供五十年煬帝恃其富饒侈心無厭卒亡天下但是倉庾之積足以備凶年其餘何用哉

唐太宗貞觀二年山東旱遣使賑恤饑民鬻子者出金寶贖還之

以後發常平義倉賑恤事並見市糶攷茲不再錄

周顯德六年淮南饑上命以米貸之或曰民貧恐不能償上曰

民猶子也安有子倒懸而父不為解者安責其必償也

致堂胡氏曰稱貸所以惠民亦以病之惠者紓其目前之急也病者責其他日之償也其責償也或嚴其期或徵其耗或取其息或予之以米而使之歸錢或貧無可償而督之不置或胥吏詭貸而徵諸編民凡此皆民之所甚病也

有司以豐取約予為術聚斂之臣以頭會箕歛為事大旱而稅不蠲水滂而稅不蠲蝗蝻螟賊而稅不蠲長官督稅不登數則不書課民戶納欠不赦產則不落籍出於民者尚如此而况貸於公者其責償固不遺餘力矣世宗視民猶子匡救其乏而不責其必償仁人之心王者之政也

宋太祖皇帝建隆三年遣使賑貸楊泗饑戶部郎中沈義倫使吳越還言楊泗饑民多死郡中軍儲尚有餘萬斛倘以貸民至秋收新粟公私俱利有司沮之曰若來歲不稔孰任其咎義倫

曰國家以廩粟濟民自當召和氣致豐年寧憂水旱耶此當斷  
白宸衷上從之 三月詔賜沂州飢民種食 又詔賑宿蒲晉  
慈隰相衛州飢

開寶四年劉鋹李詔賑廣南管内州縣鄉村不接濟人戶委長  
吏於省倉內量行賑貸候豐稔日令只納元數

八年平江南詔出米十萬石賑城中飢民

太宗太平興國八年以粟四萬石賑同州飢

淳化二年詔永興鳳翔同華陝等州歲旱以官倉粟貸之人五  
斗仍給復二年

五年命直史館陳堯叟等往宋亳陳潁等州出粟以貸饑民每  
州五千石及萬石仍更不理納

真宗咸平二年詔出米十萬石賑兩浙貧民

五年遣中使詣雄霸瀛莫等州爲粥以賑饑民

兩浙提刑鍾離瑾言百姓闕食官設糜粥民競赴之有妨農  
事請下轉運司量出米賑濟家得一斗從之

仁宗英宗一遇災變則避朝變服損膳徹樂恐懼修省見於顏  
色惻怛哀矜形於詔令其德厚矣災之所被必發倉廩賑貸或  
平價以糶不足則轉漕他路粟以給又不足則誘富人入粟秩  
以官爵災甚則出內藏或奉宸庫金帛或鬻祠部度僧牒東南  
則留發運司歲漕米或數十萬或百萬石濟之賦租之未入入  
未備者或縱不取或寡取之或倚格以須豐年寬逋負休力役  
賦入之有支移折變者省之應給蠶鹽若和糴及科索追呼不  
急妨農者罷之薄關市之征鬻牛者免筭利有可與民共者不  
禁水鄉則蠲蒲魚果蔬之稅民流亾者關津毋責渡錢過京師  
者分遣官諸城門賑以米所至舍以官第爲淖糜食之或賦以  
閑田或聽隸軍籍老幼不能自有者聽官司收養因飢役若厭

國戶具中  
一南之卷三二  
五  
溺死者官爲瘞埋祭之厭溺死者加賜其家錢粟蝗爲害則募民捕以錢若粟易之蝗子一升至易菽粟三升或五升下詔州郡戒長吏存拊其民緩繯繫省刑罰飢民劫困窘者薄其罪且以戒監司俾察官吏之老疾罷懷不任職者間遣內侍存問災甚則遣使安撫其前後所施大略如此初天下沒入戶絕田官自鬻之至嘉祐二年樞密使韓琦請留勿鬻募人耕收其租別爲倉貯之以給州縣郭內之老幼貧疾不能自存者謂之廣惠倉領以提點刑獄歲終具出納之數以上三司戶不滿萬留田租千石萬戶倍之戶二萬留三千石三萬留四千石五萬留六千石七萬留八千石十萬以上留萬石田有餘則鬻如舊四年詔改隸司農寺州選官二人主出納歲十月則遣官驗視應受米者書其名于籍自十一月始三日一給米人一升幼者半之次年二月止有餘乃及諸縣量其大小而均給之其大畧如此

慶曆八年河北京東西大水大飢人相食詔出二司錢帛振之流民入京東者不可勝數知青州富弼擇所部豐稔者五州勸民出粟得十五萬斛益以官廩隨所在貯之擇公私廬舍十餘萬區散處其人以便薪水官吏自前資待闕寄居者皆給其祿使即民所聚選老弱者廩之山林河泊之利有可取以爲生者聽流民取之其主不得禁官吏皆書其勞約爲奏請使他日得以次受賞於朝率五日輒遣人以酒肉糧飯勞之人人爲盡力流民死者爲大冢葬之謂之叢冢自爲文祭之及流民將復其業又各以遠近受糧凡活五十餘萬人募而爲兵者又萬餘人上聞之遣使慰勞就還其扶弱曰救災守臣職也辭不受前此救災者皆聚民城郭中煮粥食之飢民聚爲疾疫及相蹈藉死或待次數日不食得粥皆僵仆名爲救人而實殺之弼所立法簡便周至天下傳以爲法時知鄆州劉夔亦發廩賑飢民賴全



活者甚衆盜賊衰止賜書褒獎

曾鞏採災議曰河北地震水災隳城郭壞廬舍百姓暴露之  
食主上憂憫下緩刑之令遣持循之使恩甚厚也然百姓患  
於暴露非錢不可以立屋廬患於乏食非粟不可以飽二者  
不易之理也非得此二者雖主上憂勞於上使者考午於下  
無以拯其患塞其求也有司建言請發倉廩與之粟壯者人  
日二升幼者人日一升主上不旋日而許之賜之可謂大矣  
然有司之所言特常行之法非審計終始見於衆人之所未  
見也今河北地震水災所毀壞者甚衆可謂非常之變也遭  
非常之變者必有非常之恩然後可以振之今百姓暴露乏  
食已廢其業矣使之相率日待二升之廩於上則其勢必不  
暇乎佗爲是農不復得修其畝商不復得治其貨賄工不  
復得利其器用間民不復得轉移執事一切棄百事而專意

於待升合之食以偷爲性命之計是直以餓殍之養養之而  
已非深思遠慮爲百姓長計也以中戶計之戶爲十人壯者  
六人月當受粟三石六斗幼者四人月當受粟一石二斗率  
一戶月當受粟五石難可以久行也則百姓何以贍其後久  
行之則被水之地旣無秋成之望非至來歲麥熟之時未可  
以罷自今至於來歲麥熟凡十月一戶當受粟五十石今被  
災者十餘州州以二萬戶計之中以上及非災害所被不仰  
食縣官者去其半則仰食縣官者爲十萬戶食之不適則爲  
施不均而民猶有無告者也食之適則當用粟五百萬石而  
足何以辨此又非深思慮爲公家長計也至於給授之際有  
淹速有均否有真僞有會集之擾有辨察之煩厝置一差皆  
足致弊人群而處之氣久蒸薄必生疾癘此皆必至之害也  
且此不過能使之得旦暮之食耳其於屋廬構築之費將安

取哉屋廬構築之費既無所取而就食於州縣必相率而去其故居雖有頽牆壞屋之尚可完者故材舊瓦之尚可因者什器衆物之尚可賴者必棄之而不暇顧甚則殺牛馬而去者有之伐桑棗而去者有之其害可謂甚也今秋氣已半霜露方始而民露處不知所蔽蓋流亡者亦已衆矣如不可止則將空近塞之地失戰鬪之民此衆士大夫之所慮而不可謂無患者也空近塞之地失耕桑之民此衆士大夫所未慮而患之尤甚者也何則失戰鬪之民異時有警邊戍不可以不增爾失耕桑之民異時無事邊糴不可以不貴矣二者皆可不深念歟萬一或出於無聊之計有窺倉庫盜一囊之粟一束之帛者彼知己負有司之禁則必鳥駭鼠竄竊弄鋤挺於草茅之中以扞將激之吏彊者既囂而動則弱者必隨而聚矣不卒或連一二城之地有枹鼓之警國家胡能晏然而

已乎况今外有夷狄之可慮內有郊祀之將行安得不慮未然銷之於未萌也然則爲今之策下方紙之詔賜之以錢五十萬貫貸之以粟一百萬石而事足矣何則今被災之州爲十萬戶如一戶得粟十石得錢五千下戶常產之貲平日未有及此者也彼得錢以完其居得粟以給其食則農修其畝畝商得治其貨賄工得利其器用間民得轉移執事一切得復其業而不失其常生之計與專意以待二升之廩於上而勢不暇乎他爲豈不遠哉此可謂深思遠慮爲百姓長計者也由有司之說則用十月之費爲粟五百萬石由今之說則用兩月之費爲粟一百萬石况貸之於今而取之於後足以振其艱乏而終無損於儲蓄之實所實費者錢五鉅萬貫而已此可謂深思遠慮爲公家長計者也又無給授之弊疾厲之憂民不必去其故居苟有頽牆壞屋之尚可完者故材

舊老之尚可因者什器衆物之尚可賴者皆得而不失况於  
全牛馬保桑棗其利又可謂甚也雖寒氣方始而無暴露之  
患民安居足食則有樂生自重之心各復其業則勢不暇乎  
他爲雖駟之不去誘之不爲盜矣夫飢寒餓殍之民而與之  
升合之食無益於抹災補敗之數此常行之弊法也今破去  
常行之弊法以錢與粟一舉而振之足以抹其患復其業河  
北之民聞詔令之出必皆喜上之足賴而自安於畝畝之中  
負錢與粟而歸與其父母妻子脫於流離轉死之禍則戴上  
之施而懷欲報之心豈有已哉天下之民聞國家措置如此  
恩澤之厚其孰不震動感激悅主上之義於無窮乎如是而  
人和不可致天意不可悅者未之有也  
英宗治平四年河北旱民流入京師待制陳薦請以糶便司陳  
粟貸民戶二石從之

御史中丞司馬光上疏曰聖王之政使民安其土樂其業自  
生至死莫有離散之心爲此之要在於得人以臣愚見莫若  
謹擇公正之人爲河北監司使之察災傷州縣守宰不勝者  
易之然後多方那融斗斛各使賑濟本州縣之民若斗斛數  
少不能周徧者且須救土著農民各據版藉先從下等次第  
賑濟則所給有限可以豫約矣若富貴有蓄積者官給印曆  
聽其舉貸量出利息候豐熟日官爲收索示以必信不可誑  
誘則將來百姓爭務蓄積矣如此饑民知有可生之路自然  
不棄舊業浮游外鄉居者既安則行者思反若縣縣皆然豈  
得復有流民哉

神宗熙寧元年降空名度牒五百道付兩浙運司令分賜本路  
召人納米或錢賑濟

帝以內侍有自淮南來者言宿州民饑多盜繫囚衆本路不以

國片  
聞詔遣太常博士陳充等視宿亳等州災傷又詔河北災傷州軍劫盜罪死者並減死刺配廣南牢城年豐如舊

司馬光上疏論曰臣竊聞降赦下京東京西災傷州軍如人戶委是家貧偷盜斛斗因而盜財者與減等斷放未知虛的若果如此深爲不便臣聞周禮荒政十有二散利薄征緩刑弛力舍禁去幾率皆推寬大之恩以利於民獨於盜賊愈更嚴急所以然者蓋以饑饉之歲盜賊必多殘害良民不可不除也頃年嘗見州縣官吏有不知治體務爲小仁者或遇凶年有劫盜斛斗者小加寬縱則盜賊公行更相劫奪鄉村大擾不免廣有收捕重加刑辟或死或流然後稍定今若朝廷明降勅文豫言偷盜斛斗因而盜財者與減等斷於是勸民爲盜也百姓之食官中當輕徭薄賦開倉賑貸以救其死不當使之相劫奪也今歲府界京東京西水災極多嚴刑峻法

以除盜賊猶恐春冬之交飢民嘯聚不可禁禦又况降赦以勸之臣恐國家始於寬仁而終於酷暴意在活人而殺人更多也

按温公此奏乃言之於英宗治平年間非此時所上今始附此

六年詔自今災傷用司農常法振救不足者並預具當修農田水利工役募夫數及其直上聞乃發常平錢斛募飢民興修不如法賑拯者委司農劾之

七年賜環慶路安撫司度僧牒千以備賑濟漢蕃飢民

元豐元年詔以濱棣滄州被水災令民第四等以下立保貸請常平糧有差仍免出息

帝曰賑濟之法州縣不能舉行夫以政殺人與刃無異今出入一死罪有司未嘗不力爭至於凶年饑歲老幼轉死溝壑

而在位者殊不卹此出於政事不修而士大夫不知務也

九年知太原府韓絳言在法諸老疾自十一月一日州給米豆至次年三月終止河東地寒與諸路不同乞自十一月一日起支至次年二月終止如有餘即及三月終從之

賑貧始於嘉祐中罷鬻諸路戶絕田以夏秋所輸之課給老幼貧疾不能自存者神宗以來其法不廢自蔡京置居養院安濟坊給常平米厚至數倍差官辛克使令置火頭具飲饌給以衲衣絮被州縣奉行過當費用既多不免率歛貧者樂而富者擾矣

元豐間詔青齊淄三州被水之民老幼疾病無依者給口食如乞丐法

哲宗元祐六年翰林學士承旨知杭州蘇軾言浙西二年諸郡災傷今歲大水蘇湖常三州水通為一杭州死者五十餘萬蘇

州三十萬未數他郡今既秋田不種正使來歲豐稔亦須七月方見新穀變故未易度量乞令轉運司約慶諸郡合糶米斛數目下諸路封椿及年計上供赴浙西諸郡糶賣詔賜米百萬斛錢二十餘萬緡賑濟災傷

紹聖元年帝以京東河北之民乏食流移未歸詔給空名假承務郎勅十太廟齋即補牒十州助教不理選限敕三十度牒五百付河北東西路提舉司召人入錢粟充賑濟

東萊呂氏曰荒政條目始於黎民阻饑舜命棄為后稷播時百穀其詳見於生民之詩到得後來如所謂禹之水湯之旱民無菜色荀子禹十年水湯七年旱而天下無菜色者其荒政制度不可

致及至成周自大司徒以荒政十有二聚萬民周禮地官大司徒以荒政十有二聚萬民散刑二曰薄征三曰緩刑其詳又始錯見於六官之書然古者之所謂荒政以三十年之通制國用則有九年之蓄

出禮記 遇歲有不登為人主者則貶損減省喪荒之式見  
王制 於小行人之官札喪凶荒厄窮為一書周禮 官當時天下各  
 自有廩藏所遇凶荒則賑發濟民而已當時措置與後世  
 不同所謂移民平糴皆後世措置且自周論之太宰以九  
 式均節物用三日喪荒之式又遣人掌縣鄙之委積以待  
 凶荒而大司徒又以薄征散利凡諸侯莫不有委積以待  
 凶荒凶荒之歲為符信發粟賑饑而已當時歛散輕重之  
 式未嘗講侯甸采衛皆有饋遺不至於穀價翔踴如弛張  
 歛散之權亦不曾講惟到春秋戰國王政既衰秦饑乞糴  
 于晉魯饑乞糴于齊出左傳 歲一不登則乞糴於隣國所謂  
 九年之制度已自敗壞見管子輕重一篇無慮百十言不  
 過君民互相攘奪收其權於君上已非君道所謂荒政一  
 變為歛散輕重先王之制因壞到後來歛散輕重之權又

不能操所以啓姦民幸凶年以謀禍害民轉死於溝壑至  
 此一切急迫之政五代括民粟不出粟者死與歛散輕重  
 之法又殆數等大抵其法愈壞則其術愈粗論荒政古今  
 不同且如移民易粟孟子特指為苟且之政已非所以為  
 王道秦漢以下却謂之善政漢武帝詔令水潦移於江南  
 方下巴蜀之粟致之江陵本紀元鼎二年詔 唐西都至歲不登關  
 中之粟不足以供萬乘荒年則幸東都自高祖至明皇不  
 特移民就粟其在高宗時且有逐糧天子之語後來元宗  
 溺於可安不出長安並出通鑑 以此論之時節不同孟子所謂  
 苟且之政乃後世所謂善政且三十年之通制國用須必  
 世百年而可行亦未易及此後之有志之士如李悝之平  
 糴法非先王之政豐年收之甚賤凶年出之賑饑此又思  
 其次之良規到得平糴之政不講一切趣辨之政君子不

幸遇凶荒之年不得已而講要之非常行使平糴之法常  
行則穀價不貴四民各安其居不至於流散各可以自生  
養至於移民移粟不過於饑殍之養養之而已若設糜粥  
其策又其下者王莽末年民愈貧困常苦枯旱穀價翔貴  
千莽遣三公將軍開東方諸倉振貸窮乏又分遣大夫調  
者教民煮水為醪醪不可食流民入關者數十萬人置養  
贍宮以廩之吏盜其大抵荒政統而論之先王有預備之  
廩饑死者十七八政上也使李悝之政修次也所在蓄積有可均處使之流  
通移民移粟又次也咸無焉設糜粥最下也雖然如此各  
有差等有志之士隨時理會便其民戰國之時要論二十  
年之通計此亦虛談則可以行平糴之法如漢唐坐視無  
策則移民通財雖不及先王亦不得論又不得已而無  
糜粥之養墮所寓之時就上面措置得有法亦可大抵論  
荒政統體如此今則所論可行者甚多試舉六七條且如

漢載粟入關中無用傳宣帝本始四年歲不登民以車後  
船載谷入關毋得用傳出本紀後  
來販粟者免稅此亦可行之法此法一行米粟流通如後  
世勸民出粟散在鄉里以田里之民令豪戶各出穀散而  
與之此一條亦可行又如富鄭公在青州處流民於城外  
所謂室廬措置種種有法當時寄居游士分掌其事不以  
吏胥與於其間富鄭公自郭移青會河朔大水民流京東  
倉廩不能供散以粥飯救弊百端由此人多飢死死者氣  
薰蒸疾疫隨起居人亦致病斃是時方春野有青菜公出  
榜要路令飢民散入村落擇所部豐稔者三州勸民出粟  
得十五萬斛益以官廩隨所在貯之各因坊村擇寺廟及  
公私空屋又周山巖為窟室以處流民富民不得陂澤之  
利分遣寄居閑官往主其事間有徒吏募流民中有曾為  
吏胥者差隸者皆給其食令供簿書給納守禦之役借民倉  
以貯擇地為塲掘溝為限與流民約三日一支出納之詳  
一如官府公推其法於境內吏之所至手書酒炙之饋日  
至人人忻戴為之盡力比麥熟人給路糧遣歸餓死者無  
幾為大冢塋之謂之叢冢其間疆壯堪為禁卒者募得數  
千人奏乞撥充諸軍自是天下流民處多以青州為法又如趙清獻公在會稽不減穀價四方商賈輻輳出言行  
錄熙寧

國月 長血 文 卷之二十六 崇禎三年重刊

中以大資政知越州兩浙旱蝗米價踴貴餓死者十五六諸州皆榜衢路禁人增米價公獨榜衢路令有米者增價糶之於是諸州米商輻湊請此一條亦是可行之法凡六越米價更賤民無饑死者

七條皆近時可舉而行者自此推之不止六七條亦見歷

世大綱須要參酌其宜於今者大抵天下事雖古今不同

可行之法古人皆施用得遍了今但則舉而措之而已今

所論荒政如平糶之政條目尤須講求自李愔平糶至漢

耿壽昌為常平倉元帝以後或廢或罷到宋朝遂為定制

仁宗之世韓魏公請罷糶沒官之田募人承佃為廣惠倉

散與鰥寡孤獨慶曆嘉祐間既有常平倉國朝淳化二三年置景德三年於

京西河北河東陝西淮南兩浙置天禧四年又有廣惠廣

濟倉賑恤所以仁宗德澤洽於民三倉蓋有力至王荆公

用事常平廣惠量可以支給盡糶轉以為錢變而為青苗

取三分之息百姓遂不聊生廣惠之田膏盡熙寧三年制

司言乞令河北京東淮南轉運司施行常平廣惠倉出納

乃預備之法廣惠倉斛斗除依律合支老疾乞丐人據數

量苗其餘並令常平倉監官通管一般轉易其兩倉見錢

依陝西出俵青苗錢例每於夏秋未熟以前召人戶請領

令隨稅送納斛斗內有願請本色斛斗或納時價貴願納

見錢皆聽仍於京東淮南河西三路先行此法措置四年

詔賣廣惠倉田雖得一時之利要之竟無根底元祐間雖復章惇

又繼之三倉又壞論荒政者不得不詳攷

高宗建炎元年詔勸誘富豪出粟米濟糶饑民賞各有差

糶及三千石以上與守闕進義校尉一萬五千石以上與進

武校尉二萬石以上取旨優異推賞已有官蔭不願補授名

目當比類施行

紹興二十八年浙東西田苗損於風水詔出常平米賑糶更令

以義倉賑濟在法水旱檢放及七分以上者濟之詔自今及五

分處即撥義倉米賑濟

孝宗隆興二年霖雨害稼出內帑銀四十萬兩付戶部變糶以



濟之其年淮民流於江浙十數萬官司雖濟而米斛有限乃詔民間不曾經水災處占田萬畝者糶三千石萬畝以下糶一千石

三年臣僚言日前富家放貸約米一斗秋成還錢五百其時米價既平糶四斗始克償之農民豈不重困詔應借貸米穀只還本色取利不過五分

七年中書門下省言湖南江西旱傷立賞格以勸積粟之家凡出米賑濟繫崇尚義風不與進納同

無官人一千石補進義校尉願補不理選限將仕郎者聽以上補官或進士則免文解及補上州文學廸功即各有差文臣一千石減二年磨勘選人轉一官以上循資及占射差遣有差武臣亦如之五千石以上文武臣並取旨優與推恩

臣僚言諸路旱傷乞以展放展閣責之運司糶給借貸責之常

平司覺察妄濫責之提刑司體量措置責之安撫司上諭宰執曰轉運只言檢放一事恐他日賑濟之類必不肯任責虞允文奏曰轉運司管一路財賦謂之省計凡州郡有餘不足通融相補正其責也

淳熙八年詔支會子二十二萬併浙東路常平義錢內支一十萬貫付提舉朱熹措置賑糶

十年江東憲臣尤袤召入言東南民力凋弊中人家至無數月之儲前年旱傷江東之南康江西之興國俱是小壘南康饑民一十二萬二千有奇興國饑民七萬二千有奇且祖宗盛時荒政著聞者莫如富弼之在青州趙抃之在會稽在當時已是非常之災夷攷其實則青州一路饑民止十五萬幾及南康一軍之數會稽大郡饑民纔二萬二千而已以興國較之已是三倍至於賑贍之米弼用十五萬抃用三萬六千今江東公私合

力賑救爲米一百四十二萬去歲江西賑濟興國一軍除民間  
勸誘所得出於官者自當七萬其視青州一路會稽一郡所費  
寔相倍蓰則知今日公私誠是困竭不宜復有小歉國家水旱  
之備止有常平義倉頻年旱暵發之略盡今所以爲預備之計  
惟有多出緡錢廣儲米斛而已又言株荒之政莫急於勸分  
者朝廷立賞格以募出粟富家忻然輸納故庚子之旱不費支  
吾者用此策也自後輸納旣多朝廷吝於推賞多方沮抑或恐  
富家以命令爲不信乞詔有司施行

浙東提舉朱熹與丞相王淮書曰今上自執政下及庶僚內  
而侍從外而牧守皆可以交結附託而得明公不此之愛而  
顧愛此廸功文學承信校尉十數人之賞以爲重惜名器之  
計愚亦不知其何說也大抵朝廷愛民之心不如惜費之甚  
是以不肯爲極力救民之事明公憂國之念不如愛身之切

是以但務爲阿諛順指之計此其自謀可謂盡矣然自旁觀  
論則亦可謂不思之甚也

寧宗嘉定二年起居郎賈從熟言出粟賑濟賞有常典多者至  
命以官固足示勸然應格需賞者未有一二偏方小郡號爲上  
戶者不過常產耳今不必盡責以賑濟但隨力所及或糶或貸  
廣而及於一鄉狹而及於一都有司劾實重多寡與之免役一  
次少者一年或半年庶幾官不失信民必樂從從之

國用考 續貸  
漢文帝二年民貸種食未入未備者皆赦之  
十二年賜天下民田租之半  
十三年除民之田租  
右除田租始於漢文以後或因行幸所過除田租或各  
處災傷除田租非遍及天下者不錄詳見田賦考  
武帝元朔元年諸通貸在孝景後三年以前皆勿收  
昭帝始元二年詔所賑貸種食勿收責  
按漢以來始有蠲貸之事其所蠲貸者有二田賦一也  
通貸二也何三代之時獨不聞有所蠲貸耶蓋三代之

文獻通考卷之二十七

宋鄱陽 馬端臨 貴與 著

明新陽 馮天馥 應房 校刊

國用考 續貸

漢文帝二年民貸種食未入未備者皆赦之

十二年賜天下民田租之半

十三年除民之田租

右除田租始於漢文以後或因行幸所過除田租或各

處災傷除田租非遍及天下者不錄詳見田賦考

武帝元朔元年諸通貸在孝景後三年以前皆勿收

昭帝始元二年詔所賑貸種食勿收責

按漢以來始有蠲貸之事其所蠲貸者有二田賦一也

通貸二也何三代之時獨不聞有所蠲貸耶蓋三代之

國用考 續貸

所以取民田賦而已貢助徹之法雖不離乎什一然徃  
徃隨時隨地爲之權衡未嘗立爲一定不易之制故禹  
貢九州之地如人功多則田下而賦上人功少則田上  
而賦下兗州之地蓋十有三載而後可同於他州又有  
雜出於數等之間如下上上錯下中三錯之類可見其  
未嘗立爲定法孟子以爲治地莫不善於貢亦病其較  
數歲之中以爲常然則數歲之外亦未嘗不變易非如  
後世立經常之定額其登於賦額者遂升合不可懸欠  
也蓋其所謂田賦者旣隨時斟酌而取之則自不令其  
輸納不敷而至於逋懸旣無逋懸則何有於蠲貸而當  
時之民亦秉義以事其上所謂雨我公田遂及我私所  
謂私田稼不善則非吏公田稼不善則非農則又不至  
如後世徇私忘公而徼幸其我蠲至於田賦之外則未

嘗他取於民雖有春省耕補不足秋省斂助不給之制  
然未聞責其償也春秋時始有施舍已責之說家量食  
而公量收之說秦漢而下賦稅之額始定而民不敢逋  
額內之租征斂之名始多而官復有稅外之取夫如是  
故上之人不容不視時之豐歉民之貧富而時有蠲貸  
之令亦其勢然也由唐以來取民之制愈重其法愈繁  
故蠲貸之令愈多或以水旱或以亂離改易朝代則有  
所蠲恢拓土宇則有所蠲甚至三歲祀帝之赦亦必有  
所蠲以爲常與蓋征斂之法本苛逋欠之數日多故蠲  
貸之令不容不密而禁黠頑之徒至有故逋常賦以  
待蠲而以爲得策則上下胥失之矣

宣和元年詔所賑貸勿收

神宗元年詔所賑貸物勿收

元帝永光四年詔所貸貧民勿收責

鴻嘉元年詔逋債未入者勿收 四年逋債勿收

成帝河平四年詔諸逋租賦所賤債勿收

後漢章帝元年詔以六旱勿收充豫徐州田租

順帝永元四年詔郡國秋稼為旱蝗所傷者什四以上勿收田

九年詔知之

帝末建元年詔以疫癘水旱令人半輸今年田租其傷者什四以上勿收責不痛者以實除之

相帝延熹九年 靈帝熹平元年皆有是詔

陳留王景元四年取蜀赦益州士民復除租稅之半

大帝嘉禾三年寬民間逋賦勿復督課 十三年詔原逋責

帝泰始元年受禪復天下租賦及關市之稅一年逋債宿

太康元年平吳將吏渡江復十年百姓及百工復二十年

二年詔四方水旱甚者無出田租

五年減天下戶課三分之一

六年以歲不登免租貸宿負

惠帝永平元年除天下戶調綰綿

成帝咸和四年詔遭賊州縣復租稅三年

孝武太元四年郡縣遭水旱者減租稅

五年以此歲荒歉大赦自太元三年以前逋租宿債皆蠲除之

十七年大赦逋租宿債

宋武帝即位大赦逋租宿債勿收

齊高帝即位大赦逋租宿債梁陳及禪皆然

魏道武天興元年詔大軍所經州郡皆復貨租一年除山東人租賦之半

二年又除州郡租賦之半

太武延和三年詔以頻年征伐有事西北運輸之役百姓勤勞令郡縣括貧富以為級富者租賦如常中者復二年下窮者復三年

孝文帝太和六年分遣大使巡行州縣遭水之處免其租賦隋文帝開皇九年以江表初平給復十年自餘諸州並免當年租賦

十二年詔河北河東今年田租三分減一兵減半功調全免唐高祖武德元年即位詔義師所過給復三年其餘給復二年四年平王世充竇建德大赦百姓給復一年陝西函虢虞芮邠七州轉輸勞費幽州管内久隔寇戎並給復二年太宗即位免民逋租宿負又免關内及蒲芮虞秦陝西六州二歲租給復天下一年

元年以山東旱免今年租

中宗復位免民一年租賦

睿宗即位免天下歲租之半

玄宗開元五年免河南北蝗水州今歲租

八年免水旱州逋負

九年免天下七年以前逋負

十七年免今歲租之半

二十七年免今年稅

天寶十四年免今年租庸半

肅宗乾元二年免天下租庸來歲三之一

代宗即位免民逋負租宿負 次年又詔免之

憲宗元和四年免山南東道淮南江西浙東湖南荆南今歲稅十四年大赦免元和二年以前逋負

武宗會昌六年以旱免今年夏稅

宣宗大中四年蠲度支鹽鐵戶部逋負

九年以旱遣使巡撫淮南減上供饋運蠲逋租又罷淮南宣歙

浙西冬至元日常貢以代下戶租稅

懿宗咸通七年大赦免咸通三年以前逋負

後唐莊宗天成二年詔免三司逋負近二百萬緡

潞王即位以劉昫判三司鈎考舊逋必無可償者請蠲之詔長

興以前戶部及諸道逋租三百三十萬石咸免之貧民大悅三

司吏怨之

致堂胡氏論見田賦考

宋太宗皇帝至道二年秘書丞高紳上言受詔詣江南諸州首

至宣州檢責部內逋官物千二百四十八萬即日詔太常丞黃

夔錫乘傳案其事皆李煜日吏掌郵驛鹽鐵酒權供軍豪估等

以鐵錢計其數逮四十年州郡不為削去其籍夔錫檢勘合理者纔三四萬民貧無以償乃詔悉除逋籍

真宗咸平元年判三司催欠司王欽若上言諸路所督逋負并十保人償納未盡者請令保明聞奏均在吏屬科理者請蠲放之詔可 又今川峽逋欠官物不得估其家奴婢以償 自是

每有大赦必令臺省官與三司同詳定逋負引對蠲放天書降放五百八十萬東封放五百四十九萬 汾陰放五百九十四萬其後所放大約準此

巽巖李氏送湯司農歸朝序曰側聞真宗初卽位王文穆公與毋賓古同佐三司賓古謂天下宿逋自五代訖咸平理督未已民病不能勝將啓蠲之文穆得賓古言卽夕俾吏治其數翌日具奏真宗愕曰先帝曷不知此文穆曰先帝固知之特留遺陛下收天下心耳真宗感悟因遣使四

出蠲宿逋凡一千餘萬釋繫囚三千餘人由是遇文穆甚異卒用爲相仁宗繼立推廣先志亟改追欠司曰蠲納司旋命近臣詳定應在名物下諸路轉運使期以三年悉蠲之每三年復一大赦凡宿逋之總於蠲納司者苟非侵盜皆得除洗列聖相授率由舊章所蠲當以數百萬計究其本原事迹實自文穆發之文穆晚繆所爲要不合古而真宗獨加寵待亦惟文穆早有恤民之言宜爲宰相改爾仁宗天聖六年詔天下應在物轉運司選所部官期三年內悉除之百萬以上歲中除十之八者陞陟不及百萬而歲中悉除者錄其勞過期者劾其罪是歲有司言所蠲二百三十六萬嘉祐四年蠲三千二百一十六萬其餘或千萬或數百萬推是以知四十餘年之間以恩釋者多矣然有司或務聚歛有嘗以恩除而追督不捨者朝廷知其弊下詔戒飭

英宗治平三年詔逋負非侵盜皆除之或請所負須嘉祐七年赦後已輸十之三乃以赦除端明殿學士錢明逸言此非赦意請如初令詔可

神宗熙寧元年釋逋負貸糧一百六十二萬八千五百石有奇錢十一萬七千四百緡有奇

元豐五年詔內外市易務在京酒戶罰息錢並除之後又詔倍罰麴錢三分已放一分外更免一分

哲宗元祐元年右司諫蘇轍言乞將民間官本債負出限役錢及酒坊元額罰錢見今資產耗竭實不能出者令州縣監司保明除放詔令戶部勘會輒謂此事惟州縣可見若令戶部取之州縣文字往來問難淹延歲月救民之急不當如此乞與一切放免於是詔戶部勘會應係諸色欠負窠名數目若干係息或罰及逐戶已納過息罰錢數并拋下免役及坊場淨利等錢仍



國戶解... 以欠戶見有無抵當物力速具保明以聞尋詔內外見監理市  
易官錢特許以納過息罰錢克折如已納及官本即便與放免  
并坊場爭利錢亦依此

五年詔府界諸路人戶積年負欠以十分爲率每年隨夏秋料  
各帶納一分願併納者聽又詔諸路負欠許將斛斗增價折納  
御史中丞傅堯俞言風聞逐處監司以今歲蠶麥並熟催督  
積年逋負百姓必不能用一熟之力了積年之欠徒費鞭朴  
長公人貪暴乞取之弊諸路監司且令帶納一料候秋成更  
令帶納知杭州蘇軾言二聖嗣位以來恩貸指揮多被有司  
巧爲艱闕故四方皆有黃紙放白紙收之語雖民知其實止  
怨有司然陛下未嘗峻發德音戒飭大臣就盡理推行况臣  
所論市易鹽錢酒稅和買絹四事錢物雖多皆是虛數必難  
催理除是復用小人如吳居厚盧乘之類假以事權濟其威

...五七年間或能索及三五分若官吏兵循常法何緣索  
...五年後人戶竭產任保散亡勢窮理盡不得不放當此  
...時亦不得謂之聖恩矣伏乞留神省覽或執政只作常程  
...字行下一落胥吏庸人之手則茫然如墮海中民復何望  
矣

七年軾又上言曰臣聞之孔子曰善人教民七年亦可以即  
...矣夫民既富而教然後可以即戎古之所謂善人者其不  
...及聖人遠甚今二聖臨御八年于茲仁孝慈儉可謂至矣而  
...帑廩日益困農民日益貧商賈不行水旱相繼以上聖之資  
...無善人之效臣竊痛之所至訪問耆老有識之士陰求其所  
...以皆曰方今民荷寬政無他疾苦但爲積欠所壓如負千鈞  
...而行免於僵仆則幸矣何暇舉首奮臂以營求於一飽之外  
...哉今大姓富家日號爲無此戶者首無...所破十無一

二矣其餘目小民以上大率皆有積欠監司督守令守令督吏卒文符日至其門鞭笞曰加其身雖有台圭荷頓亦化爲算門圭竇矣自祖宗以來每有赦令必曰凡欠官物無復欺盜用及雖有侵欺而本家及五保人無家業者並與除放祖宗非不知官物失陷姦民幸免之弊特以民旣乏竭無以爲生雖加鞭撻終無所得緩之則爲姦吏之所蠶食急之則爲盜賊之所憑藉故舉而放之則天下悅服雖有水旱盜賊民不思亂此爲捐虛名而收實利也自二聖臨御以來每以施舍已責爲先務登極赦令每大郊赦或隨事指揮皆從寬厚凡今所催欠負十有六七皆聖恩所貸矣而官吏刻薄與聖意異舞文巧詆使不該放監司以催欠爲職業守令上爲監司之所迫下爲胥吏之所使大率縣有監催千百家則縣中胥徒舉欣欣然曰吾所得若一旦除放則此等皆寂寥無獲

矣自非有力之家納賂請求誰肯舉行恩貸而積欠之人皆隣於寒餓何賂之有其間貧困掃地無可蠶食者則縣胥教令通指平人或云衷私擅買抵當物業或雖非衷私而云買不當價似此之類蔓延追擾自甲及乙自乙及丙無有窮已每限皆空身到官或三五限得一二百錢謂之破限官之所得至微而胥徒所取蓋無虛日俗謂此等爲縣胥食邑戶嗟乎聖人在上使民不得爲陛下赤子而皆爲姦吏食邑戶此何道也商賈販賣例無見錢若用見錢則無利息湏今年索去年所賣明年索今年所賒然後計筭得行彼此通濟今富戶先已殘破中民又有積欠誰敢賒賣物貨則商賈自然不行此酒稅課利所以日虧城市房廊所以日空也諸路連年水旱上下共知而轉運司窘於財用例不有放稅縱放亦不盡實雖無明文指攜而以喜怒風曉官吏孰敢違者所以逐



縣例皆拖欠兩稅較其所欠與依實檢放無異於官了無所  
益而民有追擾鞭撻之苦近者詔旨凡積欠皆分爲十料催  
納通計五年而足聖恩隆厚何以加此而有司以謂有旨倚  
閣者方待依十料指攜餘皆并催縱使盡依十料吏卒乞覓  
必不肯分料少取人戶既未納足則追擾常在縱分百料與  
一料同臣頃知杭州又知潁州今知揚州親見兩浙京西淮  
南三路之民皆爲積欠所壓日就窮蹙死亡過半而欠藉不  
除以致虧欠兩稅走陌課利農末皆病公私並困以此推之  
天下大率皆然矣臣自穎移揚州舟過濠壽楚泗等州所至  
麻麥如雲臣每屏去吏卒親入村落訪問父老皆有憂色云  
豐年不如凶年天災流行民雖乏食縮衣節口猶可以生若  
豐年舉催積欠胥徒在門枷撻在身則人戶求死不得言訖  
淚下臣亦不覺流涕又所至城邑多有流民官吏皆云以夏

麥既熟舉催積欠故流民不敢歸鄉臣聞之孔子曰苛政猛  
於虎昔嘗不信其言以今觀之殆有甚者水旱殺人百倍於  
虎而人畏催欠乃甚於水旱臣竊度之每州催欠吏卒不止  
五百人以天下言之是常有二十餘萬虎狼散於民間百姓  
何由安生朝廷仁政何由得成乎臣自到任以來日以檢察  
本州積欠爲事內已有條貫除放而官吏不肯舉行者臣卽  
指揮本州一面除放去訖其於理合放而於條未有明文者  
卽且令本州權住催理聽候指揮其於理合放而於條有礙  
者臣亦未敢住催各具利害奏取聖旨

元符三年十二月時徽宗已卽位詔兩浙轉運司應舊欠朝廷及他司  
錢物斛斗總計六百五十餘萬分作十五年撥還仍自建中靖

國元年爲始

時右司員外郎陳瓘進國用湏知言帝嗣位之初肆赦天下

大弛逋負其數太多不無僥倖方國用匱乏之時傾天下之財而無孑遺大臣爲無益之舉以壞先憲不可以不慮會御史中丞趙挺之亦言契勘元祐七年所放不問係與不係欠負凡民間錢物宜輸於官者一切均放之然所放欠乃元豐八年三月已前蓋七年已前也今元符三年乃放元符三年已前者則所放不貲矣祖宗以來放欠自有程式今不取祖宗以來舊法而獨取元祐七年之法其間放欠止依所放名件而不依所放年歲顯有情弊乞並送戶部勘當將建隆以來至元祐六年赦敕契勘如不曾放過名件並合依祖宗以來赦敕催納方當內外告乏之時朝廷能收宜取之物以助國用非小補也

宣和六年臣僚言京西等處二稅及坊場酒稅拖欠貫萬不少悉非良民不納多是形勢頑猾人戶欺隱又高郵縣共欠一十餘萬貫石作逃移者四萬七千餘戶每歲輒除額稅五萬二千餘貫石蓋州縣之官不能治豪右抑蕪并貧下之戶爲豪右蕪并其籍必妄申逃移失隱省稅乞詔有司驅磨按治庶使貧下之民均被聖澤從之

高宗建炎二年詔元年夏秋稅租及應欠負官物並除放

紹興二年建盜范汝爲平蠲本州路上四州今年夏秋稅及夏料役錢下四州曾遭寇掠者蠲今年夏稅

三年詔諸州軍所欠紹興元年夏秋二稅并和買土三等人戶與倚閣一半第四等以下並倚閣分限三年帶納

又詔潭榔嶼澧岳復循梅惠英虔吉撫汀南雄荆南南安臨江皆盜賊所蹂踐及軍行經歷處與免科差及催欠各二年

六年詔去年旱傷及四分已上州縣紹興四年已前積欠租稅皆除之執政初議倚閣上曰若倚閣州縣因緣爲姦又復催理

擾人乃蓋蠲之

七年詔駐蹕及經由州縣見欠紹興五年已前賦稅并坊場淨利所負並蠲之

二十一年詔自紹興十一年至十七年諸色拖欠錢物除形勢及公吏鄉司與第二等已上有力之家餘並蠲之

二十三年温州布衣萬春上書言乞將民間有利債欠還息與未還息及本與未及本者並除放庶少抑豪右兼并之權伸貧民不平之氣上謂輔臣曰若止償本則上戶不肯放債反爲細民害乃詔私債還利過本者並與依條除放

二十六年吏部侍郎許興古言今銓曹有知縣縣令共二百餘闕無願就者正緣財賦督迫民官被罪所以畏避如此若罷獻羨餘蠲民間積欠謹擇守臣戒飭監司奉法循理則吏稱民安矣詔行之

二十八年三省言平江紹興府湖秀州被水欲除下戶積欠疑令戶部開具有無侵損歲計上曰不須如此止令具數便於內庫撥還朕平時不妄費內庫所積正欲備水旱本是民間錢却爲民間用何所惜乃詔平江等處應日前積欠稅賦並蠲之  
二十九年詔諸路州縣紹興二十七年前積欠官錢三百九十七萬餘緡及四等以下戶繫官所欠皆除之

三十年臣僚言自岳飛得罪湖北轉運司拘收前宣撫司庫務金幣物料計直六百九十餘萬緡有未輸納者八十九萬緡至是二十年拘催不已此皆出軍支使及回易逃亡之數即非侵盜無所追償望即除放從之

紹興三十二年孝宗即位赦文應官司債負房債租賦租買役錢及坊場河渡等截止紹興三十二年以前並除放如別立名額追納者許越訴官吏並坐之

乾道元年正月有事于南郊赦蠲減並循舊制自後每三歲郊  
禋赦者如之

蠲福建路寺觀寬剩錢

先是閩部寺觀計口給食常住所餘盡為官拘是致僧道不  
肯留心管業田多不耕耕者旋後逃棄抑勒鄰保補欠累及  
鄉民乃有是命

廣東帥臣林安宅言近者湖南凶賊奔衝本路詔連南雄封州  
德慶肇慶府之西會廣州之懷集清遠皆遺蹂踐或被焚蕩乞  
依廣西例免今年夏秋二稅并合應副轉運司供贍荆南及本  
路大兵錢糧詔併英賀郴州桂陽軍未起錢物悉蠲之十二月  
宰執進呈立皇太子赦內一項應為人曾孫如祖孫四世見在  
特與免本身色役二稅諸般科敷一年戶部慮虧損歲計欲每  
戶放止五十千上曰豈可失信於人雖數多亦不柰何

乾道二年詔饒州歲進金一千兩特減七百兩

王<sub>年</sub>蠲諸路州軍隆興元年至乾道二年終拖欠上供諸色案  
名錢糧又乾道二年已前上供科糴網運欠米 又蠲江淮等  
路紹興二十七年至乾道二年終拖欠內藏庫歲額錢共八十  
七萬五千三百緡有奇

六年戶部侍郎王佐等言軍興以後行在省倉諸路總所借兌  
過錢一百九十六萬餘緡三十八萬五千餘兩金三百餘兩度  
牒五千道殿步馬軍司元借過酒本錢二十二萬五千餘緡及  
諸郡寄招軍兵兌支錢五萬八千緡起發忠勇軍衣賜綿一萬  
二千九百餘兩絹三千八百餘疋並乞蠲放從之

九年詔大理寺見追贓錢自乾道七年三月以前並蠲之  
淳熙四年臣僚言屢赦蠲積欠以蘇疲民州縣不能仰體聖意  
至變易名色以取之宜下諸路漕司如合該除放無得更取之

於州州無得更取之於縣仍督逐縣銷豁欠簿書其名數榜民通知詔可

七年池州言檢放旱苗米四萬五千餘石其經總制錢二萬六千餘貫繫於苗上收赴無所從出詔蠲之

浙東提舉朱熹言去年水旱相繼朝廷命檢放秋苗蠲閣夏稅緣起催在前善良畏事者多已輸納其得減放者皆頑猾人戶事件不均望詔將去年剩納數目理作八年蠲豁詔戶部看詳

詔淳熙七年八年諸路州軍應住催併權免拘催候秋成理納或隨料留納苗稅緣繫連年旱傷可持與蠲放

十年先是戶部尚書曾懷申請妄訴災傷僥倖減免租稅許人告依條斷罪仍沒其田一半充賞至是江東運副蘇諤奏昨

災傷止是規免本年一料稅租斷罪給賞已是適中難以拘其田從之

宋熹茂申封事臣伏見祖宗舊法凡州縣催理官物已及九

分以上謂之破分諸司即行住催版籍亦置不問由是州縣

得其贏餘以相補助貧民些小拖欠亦得遷延以待蠲放恩

自朝廷惠及閭里君民兩足公私兩便此誠不刊之公典也

昨自曾懷用事始除此法盡刷州縣舊欠以為隱漏悉行拘催於是民間稅物豪分銖兩盡要登足懷以此進身遂取宰

相而生靈受害冤痛日深得財失民猶為不可况今改煩賦重民卒流亡所謂財者又無可得之理若不早救必為深害

按以此二事觀之曾懷之為刻剥小人可知矣

淳熙十六年二日光宗受禪即位蠲赦條畫一依壽皇登極赦

臣僚言紹興三十二年赦止按官司債負今乃易官司之司為公私之私赦下之後並緣昏賴者衆乃詔私債納息過本

者故未過本者免息還本並錄昏賴者科罪

紹興元年臣僚言陛下嗣位之初首議蠲貸言州縣可以均受其賜今郡之督責於縣者如故縣之誅求乎民者無所遺也乞令諸路監司將知名縣之縣道諸郡公心共議蠲減無名之供而後禁戢不止之取一郡則通一郡之事力而寬融所當減之縣蓋司則通一路之事力而寬融所當減之州期以一年備具減放名色錢數聞奏詔可

紹興五年寧宗即位登極赦蠲放一如淳熙十六年故事

嘉泰五年臣僚奏乞蠲潭州科納承平時黃河築埽鐵籠錢寧國府抱認廢圩米從之二項繫放縣及宣城縣民田畝內抱認科納今除之

嘉泰四年前知常州趙善防言貧民下戶每歲二稅但有重納未嘗拖欠朝廷蠲放利歸攬戶鄉胥而小民未嘗沾惠乞蠲放之亦當與減放次年其料心物或全料或一半其日

依數納足則貧民皆被實恩官賦亦易催理從之開禧元

右宋以仁立國蠲租已責之事視前代為過之而中興後尤多州郡所上水旱盜賊逃移倚閣錢穀則以認青徑直蠲除無歲無之殆不勝書姑撮其普及諸路與所蠲名目頗大者登載于此蓋建炎以來軍興用度不給無名之賦稍多故不得不時時蠲減數目以寬民力又四蜀自張魏公屯軍關陝以趙開為隨軍轉運軍前支使饋餼尤告故賦稅茶鹽權酷和買有絹對糴米糧及其他名色錢物鑄錢必取率是增羨徇民頗因事定之後凡無名橫斂不急冗費多從蠲減云

文獻通考卷之二十七

寬政元年





治兵無常法不設常法蓋兵之設無常法也

其於兵也法有變法法有變法則兵有變法矣

治兵之法古者以法為本法以教為本教以禮為本

禮以樂為本樂以詩書為本詩書以禮為本

禮者天理之節文也樂者天理之和也詩書者

天理之文辭也禮樂詩書者天理之文章也

禮樂詩書者天理之華也禮樂詩書者天理之實也

禮樂詩書者天理之華也禮樂詩書者天理之實也

禮樂詩書者天理之華也禮樂詩書者天理之實也

禮樂詩書者天理之華也禮樂詩書者天理之實也

禮樂詩書者天理之華也禮樂詩書者天理之實也



The left page of the document is mostly blank with visible paper texture and some faint bleed-through from the reverse side. There are some ink smudges and small marks on the page.

